隋書

一八



特進臣魏　徵　上

誠節

易稱聖人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又云立人之道曰仁與義然則士之立身成名在乎仁義而已故仁道不遠則殺身以成仁義重於生則捐生而取義是以龍逢投軀於夏癸比干竭節於商辛申蒯斷臂於齊莊弘演納肝於衛懿爰逮漢之紀信欒布晉之向雄嵇紹凡在立名之士莫不庶幾焉至於臨難忘身見危授命雖斯文不墜而行之蓋寡固知士之所重信在茲乎非夫內懷鐵石之心外負

凌霜之節孰能安之若命赴蹈如歸者也皇甫誕等當擾攘之際踐必死之機白刃臨頸確乎不拔可謂歲寒貞栢疾風勁草千載之後懍懍如生豈獨聞彼伯夷懦夫立志亦冀將來君子有所庶幾故掇採所聞爲誠節傳

劉弘

劉弘字仲遠彭城叢亭里人魏太常卿芳之孫也少好學有行檢重節槩仕齊行臺郎中襄城沛郡穀陽三郡太守西楚州刺史及齊亡周武帝以爲本郡太守尉迥之亂也遣其將席毗掠徐兗弘勒兵拒之以功授儀同永昌太守齊州長史志在立功不安佐職平陳之役表請從軍以行

軍長史從總管吐萬緒度江以功加上儀同封濩澤縣公拜泉州刺史會高智慧作亂以兵攻州弘城守百餘日救兵不至前後出戰死亡太半糧盡無所食與士卒數百人煮犀甲腰帶及剥樹皮而食之一無離叛賊知其飢餓欲降之弘抗節彌厲賊悉衆來攻城陷爲賊所害上聞而嘉歎者久之賜物二千段子長信襲其官爵

皇甫誕

皇甫誕字玄慮安定烏氏人也祖和魏膠州刺史父璠周隋州刺史誕少剛毅有器局周畢王引爲倉曹參軍高祖受禪爲兵部侍郎數年出爲魯州長史開皇中復入爲比

部刑部二曹侍郎俱有能名遷治書侍御史朝臣無不肅憚上以百姓多流亡令誕爲河南道大使以檢括之及還奏事稱旨上甚悅令判大理少卿明年遷尚書右丞俄以母憂去職未朞起令視事尋轉尚書左丞時漢王諒爲并州總管朝廷盛選寮佐前後長史司馬皆一時名士上以誕公方著稱拜并州總管司馬總府政事一以諮之諒甚敬焉及煬帝即位徵諒入朝諒用諮議王頍之謀發兵作亂誕數諫止諒不納誕因流涕曰竊料大王兵資無敵京師者加以君臣位定逆順勢殊士馬雖精難以取勝願王奉詔入朝守臣子之節必有松喬之壽累代之榮如更遷

延階身叛逆一挂刑書冀爲布衣黔首不可得也顥察區區
之心思萬全之討敢以死請諒怒而囚之及楊素將至諒
屯清源以拒之諒主簿豆盧毓出顥於獄相與協謀閉城
拒諒諒襲擊破之並坑顥節而遇害帝以顥亡身徇國嘉悼
者久之下詔曰褒顯名節有國通規加等飾終抑惟令典
并州總管司馬皇甫誕性理淹通志懷審正効官贊務聲
績克宣值狂悖構禍凶威孔熾確殉單誠不從妖逆雖幽
縶寇手而雅志彌厲遂潛與義徒據城抗拒衆寡不敵奄
致非命可贈柱國封弘義公謚曰明子無逸嗣無逸尋爲
淯陽太守政甚有聲大業令行舊爵例除以無逸誠義之

後賜爵平輿侯入爲刑部侍郎守右武衛將軍初漢王諒之反也州縣莫不響應有嵐州司馬陶模繁時令敬釗並抗節不從

陶模

陶模京兆人也性明敏有器幹仁壽初爲嵐州司馬諒既作亂刺史喬鍾葵發兵將赴逆模拒之曰漢王所圖不軌公荷國厚恩致位方伯謂當竭誠效命以荅慈造豈有大行皇帝梓宮未掩翻爲厲階鍾葵失色曰司馬反邪臨之以兵辭氣不橈義而釋之軍吏進曰若不斬模何以壓衆心於是囚之於獄悉掠取資財分賜黨與及諒平煬帝

嘉之拜開府授大興令楊玄感之反也率兵從衛玄擊之
以功進位銀青光祿大夫卒官

敬釗

敬釗字積善河東蒲坂人也父元約周布憲中大夫釗仁
壽中爲縣時令甚有能名及賊至力戰城陷賊帥墨弼掠
其資產而臨之以兵釗辭氣不撓弼義而止之執送於僞
將喬鍾葵所鍾葵釋之署爲代州總管司馬釗正色拒之
至於再三鍾葵忿然曰受官則可不然當斬釗荅曰忝爲
縣宰遭逢逆亂進不能保境退不能死節爲辱已多何乃
復以僞官相迫也死生唯命餘非所聞鍾葵怒甚熟視釗

曰卿不畏死邪復將殺之會楊義臣軍至鍾葵遽出戰因而大敗釗遂得免大業三年煬帝避暑汾陽宮代州長史柳銓司馬崔寶山上其狀付有司將加褒賞會世基奏格而止後遷朝邑令未幾終

游元

游元字楚客廣平任城人魏五更明根之玄孫也父寶藏位至太守元少聰敏年十六齊司徒徐顯秀引爲參軍事周武帝平齊之後歷壽春令譙州司馬俱有能名開皇中爲殿內侍御史晉王廣爲揚州總管以元爲法曹參軍父憂去職後爲內直監煬帝嗣位遷尚書度支郎遼東之役

領左驍衛長史爲蓋牟道監軍拜朝請大夫兼治書侍御史宇文述等九軍敗績帝令元按其獄述時貴倖其子士及又尚南陽公主勢傾朝廷遣家僮造元有所請屬元不之見他日數述曰公地屬親賢腹心是寄當咎身責己以勸事君乃遣人相造欲何所道按之愈急仍以狀劾之帝嘉其公正賜朝服一襲九年奉使於黎陽督運楊玄感作逆乃謂元曰獨夫肆虐天下士大夫肝腦塗地加以隕身絶域之所軍糧斷絶此亦天亡之時也我今親率義兵以誅無道卿意如何元正色答曰尊公荷國寵靈功參佐命高官重祿近古莫儔公之弟兄青紫交映當謂竭誠盡節上答

鴻恩豈意墳土未乾親圖反噬深爲明公不取願思禍福之端僕有死而已不敢聞命玄感怒而囚之屢脅以兵竟不屈節於是害之帝甚嘉歎贈銀青光祿大夫賜縑五百匹拜其子仁宗爲正議大夫弋陽郡通守

馮慈明

馮慈明字無佚信都長樂人也父子琮仕齊官至尚書右僕射慈明在齊以戚屬之故年十四爲淮陽王開府參軍事尋補司州主簿進除中書舍人周武平齊授帥都督高祖受禪開三府官除司空司倉參軍事累遷行臺禮部侍郎晉王廣爲并州總管盛選寮屬以慈明爲司士後歷吏

部員外郎兼內史舍人煬帝即位以母憂去職帝以慈明
始事藩邸後更在臺意甚銜之至是謫爲伊吾鎮副未之
官轉交阯郡丞大業九年被徵入朝時兵部侍郎斛斯政
亡奔高麗帝見慈明深慰勉之俄拜尚書兵曹郎加位朝
請大夫十二年攝江都郡丞事李密之逼東都也詔令慈
明安集瀍洛追兵擊密至鄢陵爲密黨崔樞所執密延慈
明於坐勞苦之因而謂曰隋祚已盡區宇沸騰吾躬率義
兵所向無敵東都危急計日將下今欲率四方之衆問罪
於江都鄉以爲何如慈明答曰慈明直道事人有死而已
不義之言非所敢對密不悅冀其後改厚加禮焉慈明潛

使人奉表江都及致書東都留守論賊形勢密知其狀又義而釋之出至營門賊帥翟讓怒曰爾爲使人爲我所執魏公相待至厚曾無感戴寧有畏乎慈明勃然曰天子使我來正欲除爾輩不圖爲賊黨所獲我豈從汝求活耶欲殺但殺何須罵詈因謂羣賊曰汝等本無惡心因飢饉遂食至此官軍且至早爲身計讓益怒於是亂刀斬之時年六十八梁郡通守楊汪上狀帝歎惜之贈銀青光祿大夫拜其二子惇怦俱爲尚書承務郎王充推越王侗爲主重贈柱國戶部尚書昌黎郡公謚曰壯武長子忱先在東都王充破李密忱亦在軍中遂遣奴負父屍柩詣東都身不

自送未幾又盛花燭納室時論醜之

張須陁

張須陁弘農閿鄉人也性剛烈有勇略弱冠從史萬歲討西爨以功授儀同賜物三百段煬帝嗣位漢王諒作亂并州從楊素擊平之加開府大業中爲齊郡丞會興遼東之役百姓失業又屬歲饑穀米踊貴須陁將開倉賑給官屬咸曰須待詔勑不可擅與須陁曰今帝在遠遣使往來必淹歲序百姓有倒懸之急如待報至當委溝壑矣吾若以此獲罪死無所恨先開倉而後上狀帝知之而不責也明年賊帥王薄聚結亡命數萬人寇掠郡境官軍擊之多不

利須陁發兵拒之薄遂引軍南轉掠魯郡須陁躡之及于岱山之下薄恃驟勝不設備須陁選精鋭出其不意擊之薄衆大潰因乘勝斬首數千級薄收合亡散得萬餘人將北度河須陁追之至臨邑復破之斬五千餘級獲六畜萬計時天下承平日久多不習兵須陁獨勇決善戰又長於撫馭得士卒心論者號爲名將薄復北戰連豆子𩧐賊孫宣雅石秖闍郝孝德等衆十餘萬攻章丘須陁遣舟師斷其津濟親率馬步二萬襲擊大破之賊徒散走既至津梁復爲舟師所拒前後狼狽獲其家累輜重不可勝計露布以聞帝大悦優詔褒揚令使者圖畫其形容而奏之其年

賊裴長才石子河等衆二萬奄至城下縱兵大掠須陁未暇集兵親率五騎與戰賊競赴之圍百餘重身中數瘡勇氣彌厲會城中兵至賊稍却須陁督軍復戰長才敗走後數旬賊帥秦君弘郭方預等合軍圍北海兵鋒甚銳須陁謂官屬曰賊自恃強謂我不能救吾今速去破之必矣於是簡精兵倍道而進賊果無備擊大破之斬數萬級獲輜重三千兩司隷刺史裴操之上狀帝遣使勞問之十年賊左孝友衆將十萬屯於蹲狗山須陁列八風營以逼之復分兵扼其要害孝友窘迫面縛來降其黨解象王良鄭大彪李晼等衆各萬計須陁悉討平之威振東夏以功遷齊

郡通守領河南道十二郡黜陟討捕大使俄而賊盧明月
衆十餘萬將寇河北次祝阿須陁邀擊殺數千人賊呂明
星帥仁泰霍小漢等衆各萬餘擾濟北須陁進軍擊走之
尋將兵拒東郡賊翟讓前後三十餘戰每破走之轉滎陽
通守時李密說讓取洛口倉讓憚須陁不敢進密勸之讓
遂與密率兵逼滎陽須陁拒之讓懼而退須陁乘之逐北
十餘里時李密先伏數千人於林木間邀擊須陁軍遂敗
績密與讓合軍圍之須陁潰圍輒出左右不能盡出須陁
躍馬入救之來往數四衆皆敗散乃仰天曰兵敗如此何
面見天子乎乃下馬戰死時年五十二其所部兵晝夜號

哭數日不止越王侗遣左光祿大夫裴仁基招撫其衆移鎭武牢帝令其子元備總父兵元備時在齊郡遇賊竟不果行

楊善會

楊善會字敬仁弘農華陰人也父初官至毗陵太守善會大業中爲鄃令以清正聞俄而山東飢饉百姓相聚爲盜善會以左右數百人逐捕之往皆克捷其後賊帥張金稱衆數萬屯于縣界屠城剽邑郡縣莫能禦善會率勵所領與賊搏戰或日有數合每挫其鋒煬帝遣將軍段達來討金稱善會進計於達達不能用軍竟敗焉達深謝善會後

復與賊戰進止一以謀之於是大克金稱復引渤海賊孫
宣雅高士達等衆數十萬破黎陽而還軍鋒甚盛善會以
勁兵千人邀擊破之擢拜朝請大夫清河郡丞金稱稍更
屯聚以輕兵掠冠氏善會與平原通守楊元弘步騎數萬
衆襲其本營武賁郎將王辯軍亦至金稱釋冠氏來援因
與辯戰不利善會選精銳五百赴之所當皆靡辯軍復振
賊退守本營諸軍各還于時山東思亂從盜如市郡縣微
弱陷没相繼能抗賊者唯善會而已前後七百餘陣未甞
負敗每恨衆寡懸殊未能滅賊會太僕楊義臣討金稱復
爲賊所敗退保臨清取善會之策頻與決戰賊乃退走乘

勝遂破其營盡俘其衆金稱將數百人遁逃後歸漳南招
集餘黨善會追捕斬之傳首行在所帝賜以尚方甲矟弓
劒進拜清河通守其年從楊義臣斬漳南賊帥高士達傳
首江都宮帝下詔褒揚之士達所部將竇建德自號長樂
王來攻信都臨清賊王安阻兵數千與建德相影響善會
襲安斬之建德既下信都復擾清河善會逆拒之反爲所
敗嬰城固守賊圍之四旬城陷爲賊所執建德釋而禮之
用爲貝州刺史善會罵之曰老賊何敢擬議國士恨吾力
劣不能擒汝等我豈是汝屠酤兒輩敢欲更相吏邪臨之
以兵辭氣不撓建德猶欲活之爲其部下所請又知終不

爲巳用於是害之淸河士庶莫不傷痛焉

獨孤盛

獨孤盛上柱國楷之弟也性剛烈有膽氣煬帝在藩盛以左右從累遷爲車騎將軍及帝嗣位以藩邸之舊漸見親待累轉爲右屯衛將軍宇文化及之作亂也裴虔通引兵至成象殿宿衛者皆釋仗而走盛謂虔通曰何物兵形勢太異也虔通曰事勢巳然不預將軍事將軍愼無動盛大罵曰老賊是何物語不及被甲與左右十餘人逆拒之爲亂兵所殺越王侗稱制贈光祿大夫紀國公謚曰武節

元文都

元文都洵陽公孝矩之兄子也父孝則周小冢宰江陵總管文都性鯁直明辯有器幹仕周爲右侍上士開皇初授内史舍人歷庫部考功二曹郎俱有能名擢爲尚書左丞轉太府少卿煬帝嗣位轉司農少卿司隸大夫尋拜御史大夫坐事免未幾授太府卿帝漸任之甚有當時之譽大業十三年帝幸江都宮詔文都與段達皇甫無逸韋津等同爲東都留守及帝崩文都與達津等共推越王侗爲帝侗署文都爲内史令開府儀同三司光祿大夫左驍衛大將軍攝右翊衛將軍魯國公既而宇文化及立秦王浩爲帝擁兵至彭城所在響震文都諷侗遣使通於李密密於是

請降因授官爵禮甚厚王充不悅因與文都有隙文都知之陰有誅充之計侗以文都領御史大夫充固執而止盧楚說文都曰王充外軍一將耳本非留守之徒何得預吾事且洛口之敗罪不容誅今者敢懷跋扈宰制時制此而不除方為國患文都然之遂懷奏入殿事臨發有人以告充充時在朝堂懼而馳還含嘉城謀作亂文都頻遣呼之充稱疾不赴至夜作亂攻東太陽門而入拜於紫微觀下侗遣人謂之曰何為者充曰元文都盧楚謀相殺害請斬文都歸罪司寇侗見兵勢漸盛度終不免謂文都曰公見王將軍也文都遷延而泣侗遣其署將軍黃桃樹

執文都以出文都顧謂侗曰臣今朝亡陛下亦當及侗慟哭而遣之左右莫不憫默出至虵教門充令左右亂斬之諸子並見害

盧楚

盧楚涿郡范陽人也祖景祚魏司空掾楚少有才學鯁急口吃言語澁難大業中爲尚書右司郎當朝正色甚爲公卿所憚及帝幸江都東都官寮多不奉法楚每存糾舉無所迴避越王侗稱尊號以楚爲内史令左備身將軍攝尚書左丞右光祿大夫封涿郡公與元文都等同心勠力以輔幼主及王充作亂兵攻太陽門武衛將軍皇甫無逸斬

關逃難呼楚同去楚謂之曰僕與元公有約若社稷有難誓以俱死今捨去不義及兵入楚匿於太官署賊黨執之送於充所充舊秩令斬之於是鋒刃交下支體糜碎

劉子翊

劉子翊彭城叢亭里人也父徧齊徐州司馬子翊少好學頗解屬文性剛謇有吏幹仕齊殿中將軍開皇初爲南和丞累轉秦州司法參軍事十八年入考功尚書右僕射楊素見而異之奏爲侍御史時永寧令李公孝四歲喪母九歲外繼其後父更別娶後妻至是而亡河間劉炫以無撫育之恩議不解任子翊駁之曰傳云繼母如母與母同也

當以配父之尊居母之位齊杖之制皆如親母又爲人後者爲其父母朞報朞者自以本生非殊親之與繼也父雖自處傍尊之地於子之情猶須隆其本重是以令云爲人後者爲其父母並解官申其心喪父卒母嫁爲父後者雖不服亦申心喪其繼母嫁不解官此專據嫁者生文耳將知繼母在父之室則制同親母若謂非有撫育之恩同之行路何服之有乎服既有之心喪焉可獨異三省令肯其義甚明今言令許不解何其甚謬且後人者爲其父母朞未有變隔以親繼親繼既等故知心喪不殊服問云母出則爲繼母之黨服豈不以出母族絕推而遠之繼母配父

引而親之乎子思曰爲伋也妻是爲白也母不爲伋也妻是不爲白也母定知服以名重情因父親所以聖人敦之以孝慈弘之以名義是使子以名服同之親母繼以義報等之己生如謂繼母之來在子出之後制有淺深者考之經傳未見其文譬出後之人所後者初亡後之者始至此復可以無撫育之恩而不服重乎昔長沙人王毖漢末爲上計詣京師既而吳魏隔絶毖於内國更娶生子昌毖死後爲東平相始知吳之母亡便情繫居重不攝職事于時議者不以爲非然則繼母之與前母於情無別若要以撫育始生服制王昌復何足云乎文晉鎮南將軍羊祜無子

取弟子伊爲子祜薨伊不服重祜妻表聞伊辭曰伯生存養己伊不敢違然無父命故還本生尚書彭禮議子之出養必由父命無命而出是爲叛子於是下詔從之然則心服之制不得緣恩而生也論云禮者稱情而立文仗義而設敎還以此義諭彼之情稱情者稱如母之情仗義者仗爲子之義名義分定然後能尊父順名崇禮篤敬苟以母養之恩始成母子則恩由彼至服自己來則慈母如母何得待父命又云繼母慈母本實路人臨己養己同之骨血若如斯言子不由父縱有恩育得如母乎其慈繼雖在三年之下而居齊朞之上禮有倫例服以稱情繼母本以名

服豈藉恩之厚薄也至於兄弟之子猶子也私昵之心實殊禮服之制無二彼言以輕如重自以不同此謂如重之辭即同重法若使輕重不等何得爲如律云准枉法者但准其罪以枉法論者即同眞法律以弊刑禮以設敎准者准擬之名以者即眞之稱如以二字義用不殊禮律兩文所防是一將此明彼足見其義取譬伐柯何遠之有又論云取子爲後者將以供承祧廟奉養已身不得使宗子歸其故宅以子道事本父之後妻也然本父後妻因父而得母稱若如來旨本父亦可無心喪乎何直父之後妻論又云禮言舊君其尊豈復君乎已去其位非復純臣須言舊

以殊之別有所重非復純孝故言其巳見之目以其父之
亦是名異也此又非通論何以言之其舊訓殊所用亦別
舊者易新之稱其者因彼之辭安得以相類哉至如禮云
其父析薪其子不克負荷傳云衛雖小其君在焉若其父
而有異其君復有異乎斯不然矣斯不然矣今炫敢違禮
乖令侮聖干法使出後之子無情於本生名義之分有虧
於風俗徇飾非於明世彊媒蘖於禮經雖欲揚已露才不
覺言之傷理事奏竟從子翊之議仁壽中爲新豐令有能
名大業三年除大理正甚有當時之譽擢授治書侍御史
每朝廷疑議子翊爲之辯析多出衆人意表從幸江都值

天下大亂帝猶不悟子翊因侍切諫由是忤旨令子翊為丹陽留守尋遣於上江督運為賊吳棊子所虜子翊說之因以衆首復遣領首賊清江遇煬帝被殺賊知而告之子翊弗信斬所言者賊又欲請以為主子翊不從羣賊執子翊至臨川城下使告城中云帝已崩子翊反其言於是見害時年七十

堯君素

堯君素魏郡湯陰人也煬帝為晉王時君素以左右從及嗣位累遷鷹擊郎將大業之末盜賊蜂起人多流亡君素所部獨全後從驍衛大將軍屈突通拒義兵於河東俄而

通引兵南遁以君素有膽略署領河東通守義師遣將呂紹宗韋義節等攻之不尅及通軍敗至城下呼之君素見通歔欷流涕悲不自勝左右皆哽咽通亦泣下霑衿因謂君素曰吾軍已敗義旗所指莫不響應事勢如此卿當早降以取富貴君素答曰公當爪牙之寄爲國大臣主上委公以關中代王付公以社稷國祚隆替懸之於公奈何不思報效以至於此縱不能遠慙主上公所乘馬即代王所賜也公何面目乘之哉通曰吁君素我力屈而來君素曰方今力猶未屈何用多言通慙而退時圍甚急行李斷絕君素乃爲木鵝置表於頸具論事勢浮之黃河沿流而下

河陽守者得之達于東都越王侗見而歎息於是承制拜君素爲金紫光祿大夫密遣行人勞苦之監門直閤龐玉武衛將軍皇甫無逸前後自東都歸義俱造城下爲陳利害大唐又賜金券待以不死君素卒無降心其妻又至城下謂之曰隋室已亡天命有屬君何自苦身取禍敗君素曰天下事非婦人所知引弓射之應弦而倒君素亦知事必不濟然要在守死不易每言及國家未嘗不歔欷嘗謂將士曰吾是藩邸舊臣累蒙獎擢至於大義不得不死今穀支數年食盡此穀足知天下之事必若隋室傾敗天命有歸吾當斷頭以付諸君也時百姓苦隋日久及逢義舉

人有息肩之望然君素善於統領下不能叛歲餘頗得外生口城中微知江都傾覆又粮食乏絕人不聊生男女相食衆心離駭白虹降於府門兵器之端夜皆光見月餘君素爲左右所害

陳孝意

河東陳孝意少有志尚弱冠以貞介知名大業初爲魯郡司法書佐郡内號爲廉平太守蘇威嘗欲殺一囚孝意固諫至於再三威不許孝意因解衣請先受死良久威意乃解謝而遣之漸加禮敬及威爲納言奏孝意爲侍御史後以父憂去職居喪過禮有白鹿馴擾其廬時人以爲孝感

之應末朞起授鴈門郡丞在郡菜食齋居朝夕哀臨每一發聲未嘗不絕倒柴毀骨立見者哀之于時政刑日紊長吏多贓汙孝意清節彌厲發姦擿伏動若有神吏民稱之煬帝幸江都馬邑劉武周殺太守王仁恭舉兵作亂孝意率兵與武賁郎將王智辯討之戰於下館城反爲所敗武周遂轉攻傍郡百姓兇兇將懷叛逆前郡丞楊長仁鴈門令王確等並桀黠爲無賴所歸謀應武周孝意陰知之族滅其家郡中戰慄莫敢異志俄而武周引兵來攻孝意拒之每致克捷但孤城獨守外無聲援孝意執志誓以必死每遣使江都道路隔絕竟無報命孝意亦知帝必不反每

每日暮向詔勑庫俯伏流涕悲動左右圍城百餘日粮盡爲校尉張倫所殺以城歸武周

張季珣

京兆張季珣父祥少爲高祖所知其後引爲丞相參軍事開皇中累遷并州司馬仁壽末漢王諒舉兵反遣其將劉建略地燕趙至井陘祥勒兵拒守建攻之復縱火燒其郭下祥見百姓驚駭其城側有西王母廟祥登城望之再拜號泣而言曰百姓何罪致此焚燒神其有靈可降雨相救言訖廟上雲起須臾驟雨其火遂滅士卒感其至誠莫不用命城圍月餘李雄援軍至賊遂退走以功授開府歷汝

州刺史靈武太守入爲都水監卒官季珣少慷慨有志節大業末爲鷹擊郎將其府據箕山爲固與洛口連接及李密翟讓攻陷倉城遣人呼之季珣罵密極口密怒遣兵攻之連年不能克時密衆數十萬在其城下季珣四面阻絕所領不過數百人而執志彌固誓以必死經三年資用盡樵蘇無所得撤屋而爨人皆穴處季珣撫巡之一無離叛粮盡士卒羸病不能拒戰遂爲所陷季珣坐聽事顏色自若密遣兵禽送之羣賊曳季珣令拜密季珣曰吾雖爲敗軍之將猶是天子爪牙之臣何容拜賊也密壯而釋之翟讓從之求金不得遂殺之時年二十八其弟仲琰大業末

爲上洛令及義兵起率吏人城守部下殺之以歸義仲琰弟琮爲千牛左右字文化及之亂遇害季珣家素忠烈兄弟俱死國難論者賢之

松贇

北海松贇性剛烈重名義爲石門府隊正大業末有賊楊厚擁徒作亂來攻北海縣贇從郡兵討之贇輕騎覘賊爲厚所獲厚令贇謂城中云郡兵已破宜早歸降贇僞許之旣至城下大呼曰我是松贇爲官軍覘賊邂逅被執非力屈也今官軍大來並已至矣賊徒寡弱旦暮擒剪不足爲憂賊以刀築贇口引之而去毆擊交下贇罵厚曰老賊何

敢致辱賢良禍自及也言未卒賊已斬斷其腰城中望之莫不流涕扼腕銳氣益倍北海卒完煬帝遣戶曹郎郭子賤討厚破之以贇亡身殉節嗟悼不已上表奏之優詔褒揚贈朝散大夫本郡通守

史臣曰古人以天下至大方身則小生為重矣比義則輕然則死有重於太山生以理全者也生有輕於鴻毛死與義合者也然死不可追生無再得故處不失節所以為難矣楊諒玄感李密反形已成凶威方熾皇甫誕游元馮慈明臨危不顧視死如歸可謂勇於蹈義矣獨孤盛元文都盧楚堯君素豈不知天之所廢人不能興甘就菹醢之誅

以徇忠貞之節雖功未存於社稷力無救於顛危然視彼苟免之徒貫三光而洞九泉矣須陁善會有温序之風子翊松贇蹈解楊之烈國家昏亂有忠臣誠哉斯言也

列傳卷第三十六　　隋書七十一

列傳三十六

特進臣魏　徵　上

孝義

孝經云夫孝天之經也地之義也人之行也論語云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悌也者其爲仁之本與呂覽云夫孝三皇五帝之本務萬事之綱紀也執一術而百善至百邪去天下順者其唯孝乎然則孝之爲德至矣其爲道遠矣其化人深矣故聖帝明王行之於四海則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齊其明諸侯卿大夫行之於國家則永保其宗社長守其禄位匹夫匹婦行之於閭閻則播徽烈於當年揚

休名於千載此皆資純至以感物故聖哲之所重田翼郎方貴粹闕稽古之學無俊偉之才並能任其自然情無矯飾篤於天性勤其四體竭股肱之力盡愛敬之心自足膝下之歡忘懷軒冕之貴不言之化人神通感雖或位登台輔爵列王侯禄積萬鍾馬踰千駟死之日曽不得與斯人之徒隸齒孝之大也不其然乎故述其所行為孝義傳

陸彥師

陸彥師字雲房魏郡臨漳人祖希道魏定州刺史父子彰中書監彥師少有行檢為鄉族所稱長而好學解屬文魏襄城王元旭引為叅軍事以父艱去職哀毀殆不勝喪與

兄卬廬於墓次負土成墳公卿重之多就墓側存問晦朔之際車馬不絶齊文宣聞而嘉歎旌表其閭號其所住爲孝終里中書令河間邢卲表薦之未報彭城王浟爲司州牧召補主簿後歷中外府東閤祭酒兄卬當襲爵始平侯以彥師昆弟中最幼表讓封焉彥師固辭而止時稱友悌孝義總萃一門遷中書舍人尋轉通直散騎侍郎每陳使至必令高選主客彥師所接對者前後六輩歷中書黄門侍郎以不阿宦者遇讒出爲中山太守有惠政數年徵爲吏部郎中周武平齊授載師下大夫宣帝時轉少納言賜爵臨水縣男奉使幽薊俄而高祖爲丞相彥師遇疾請假

還鄴尉迥將爲亂彥師微知之遂委妻子潛歸長安高祖嘉之授內史下大夫拜上儀同高祖受禪拜尚書左丞進爵爲子彥師素多病未幾以務劇疾動乞解所職有詔聽以本官就第歲餘轉吏部侍郎隋承周制官無清濁彥師在職凡所任人頗甄別於士庶論者美之後復以病出爲汾州刺史卒官

田德懋

田德懋觀國公仁恭之子也少以孝友著名開皇初以父軍功賜爵平原郡公授太子千牛備身丁父艱哀毀骨立廬於墓側負土成墳上聞而嘉之遣員外散騎侍郎元志

就弔焉後降璽書曰皇帝謝田德懋知在窮疚哀毀過禮倚廬墓所負土成墳朕孝理天下思弘名教復與汝通家情義素重有聞孝感嘉歎兼深春晷暄和氣力何似宜自抑割以禮自存也幷賜縑二百匹米百石復下詔表其門閭後歷太子舍人義州司馬大業中爲給事郎尚書駕部郎卒官

薛濬

薛濬字道賾刑部尚書內陽公胄之從祖弟也父琰周渭南太守濬少喪父早孤養母以孝聞幼好學有志行尋師於長安時初平江陵何妥歸國見而異之授以經業周天

和中襲爵虞城侯歷納言上士新豐令開皇初擢拜尚書虞部侍郎尋轉考功侍郎帝聞濬事母至孝以其母老賜輿服机杖四時珍味當時榮之後其母疾濬貌甚憂瘁親故弗之識也暨丁母艱詔鴻臚監護喪事歸葬夏陽于時隆冬極寒濬衰絰徒跣冒犯霜雪自京及鄉五百餘里足凍墮指瘡血流離朝野爲之傷痛州里賵助一無所受尋起令視事濬屢陳誠款請終喪制優詔不許及至京上見其毀瘠過甚爲之改容顧謂群臣曰吾見薛濬哀毀不覺悲感傷懷嗟異久之濬竟不勝喪病且卒其弟謨時爲晉王府兵曹參軍事在揚州濬遺書與謨曰吾以不造幼丁

艱酷窮遊約勵屢絶簞瓢晚生早孤不聞詩禮賴奉先人貽厥之訓獲稟毋氏聖善之規負笈裹糧不憚艱遠從師就業欲罷不能砥行厲心困而彌篤服膺教義爰至長成自釋耒登朝于兹二十三年矣雖官非聞達而禄喜逮親庶保期頤得終色養何圖精誠無感禍酷荐臻兄弟俱被奪情苫廬靡申哀訴是用扣心泣血霣氣摧魂者也既而瘡巨舋深不勝荼毒啓手啓足幸及全歸使夫死而有知得從先人於地下矣豈非至願哉但念爾伶俜孤窆遠在邊服顧此恨恨如何可言適已有書冀得與汝面訣忍死待汝已歷一旬汝既未來便成今古緬然永別爲恨何言

勉之哉勉之哉書成時年四十二有司以聞高祖爲之屑涕降使齎冊書弔祭曰皇帝咨故考功侍郎薛濬於戲惟爾操履貞和器業詳敏允膺列宿勤謇克彰及遘私艱奄從毀滅嘉爾誠孝感于朕懷奠酹有加抑惟朝典故遣使人指申往命魂而有靈歆茲榮渥嗚呼哀哉濬性清儉死之日家無遺資濬初爲童兒時與宗中諸兒遊戲于澗濵見一黄蛇有角及足召羣兒共視了無見者濬以爲不祥歸大憂悴母逼而問之濬以實對時有胡僧詣宅乞食濬母怖而告之僧曰此乃兒之吉應且是兒也早有名位然壽不過六七耳言終而出忽然不見時咸異之旣而終於

四十二六七之言於是驗矣子乾福武安郡司倉書佐

王頒

王頒字景彥太原祁人也祖神念梁左衛將軍父僧辯太尉頒少俶儻有文武幹局其父平侯景留頒質於荆州遇元帝爲周師所陷頒因入關聞其父爲陳武帝所殺號慟而絕食頃乃蘇哭泣不絕聲毀瘠骨立至服闋常布衣蔬食藉藁而卧周明帝嘉之召授左侍上士累遷漢中太守尋拜儀同三司開皇初以平蠻功加開府封蛇丘縣公獻取陳之策上覽而異之召與相見言畢而歔欷上爲之改容及大舉伐陳頒自請行率徒數百人從韓擒先鋒夜濟

力戰被傷恐不堪復鬬悲感嗚咽夜中因睡夢有人授藥比寤而瘡不痛時人以為孝感及陳滅頒密召父時士卒得千餘人對之涕泣其間壯士或問頒曰郎君來破陳國滅其社稷讎恥已雪而悲哀不止者將為霸先早死不得手刃之邪請發其丘壟斲櫬焚骨亦可申孝心矣頒頓顙陳謝額盡流血答之曰其為帝王墳塋甚大恐一宵發掘不及其屍更至明朝事乃彰露若之何諸人請具鍫鍤一旦皆萃於是夜發其陵剖棺見陳武帝鬚並不落其本皆出自骨中頒遂焚骨取灰投水而飲之既而自縛歸罪於晉王王表其狀高祖曰朕以義平陳王頒所為亦孝義之

道也朕何忍罪之㑹而不問有司録其戰功將加柱國賜物五千段頌固辭曰臣縁國威靈得雪怨耻本心徇私非是為國所加官賞終不敢當高祖從之拜代州刺史甚有惠政毋憂去職後為齊州刺史卒官時年五十二弟頍見文學傳

楊慶

楊慶字伯悅河閒人也祖玄父剛並以至孝知名慶美姿儀性辯慧年十六齊國子博士徐遵明見而異之及長頗涉書記年二十五郡察孝廉以侍養不行其母有疾不解襟帶者七旬及居母憂哀毀骨立負土成墳齊文宣帝表

其門閭賜帛三十匹縣十屯粟五十石高祖受禪屢加褒賞擢授儀同三司版授平陽太守年八十五終於家

郭儁

郭儁字弘乂太原文水人也家門雍睦七葉共居犬豕同乳烏鵲通巢時人以為義感之應州縣上其事上遣平昌公宇文弼詣其家勞問之治書御史柳彧巡省河北表其門閭漢王諒為并州總管聞而嘉歎賜兄弟二十餘人衣各一襲

田翼

田翼不知何許人也性至孝養母以孝聞其後母卧疾歲

餘翼親易燥濕母食則食母不食則不食母患暴痢翼謂中毒遂親嘗惡及母終翼一慟而絶其妻亦不勝哀而死鄉人厚共葬之

紐回

紐回字孝政河東安邑人也性至孝周武成中父母喪廬於墓側負土成墳廬前生麻一株高丈許圍之合拱枝葉鬱茂冬夏恒青有烏棲其上回舉聲哭烏即悲鳴時人異之周武帝表其門閭擢授甘棠令開皇初卒子士雄少質直孝友喪父復廬於墓側負土成墳其庭前有一槐樹先甚鬱茂及士雄居喪樹遂枯死服闋還宅死樹復榮高祖聞

之歎其父子至孝下詔褒揚號其所居爲累德里

劉士儁

劉士儁彭城人也性至孝丁母喪絶而復蘇者數矣勺飲不入口者七日廬於墓側負土成墳列植松栢狐狼馴擾爲之取食高祖受禪表其門閭

郎方貴

郎方貴淮南人也少有志尚與從父弟雙貴同居開皇中方貴嘗因出行遇雨淮水汎長於津所寄渡船人怒之撾方貴臂折至家其弟雙貴驚問所由方貴具言之雙貴恚恨遂向津毆擊船人致死守津者執送之縣官案問其狀

以方貴爲首當死雙貴從坐當流兄弟二人爭爲首坐縣司不能斷送詣州兄弟各引咎州不能定二人爭欲赴水而死州狀以聞上聞而異之特原其罪表其門閭賜物百段後爲州主簿

翟普林

翟普林楚丘人也性仁孝事親以孝聞州郡辟命皆固辭不就躬耕色養鄉鄰謂爲楚丘先生後父母疾親易燥濕不解衣者七旬大業初父母俱終哀毀殆將滅性廬於墓側負土爲墳盛冬不衣繒絮唯著單縗而已家有一烏犬隨其在墓若普林哀臨犬亦悲號見者嗟異焉有二鵲巢

其廬前柏樹每入其廬馴狎無所驚懼大業中司隷巡察奏其孝感擢授孝陽令

李德饒

李德饒趙郡柏人人也祖徽魏尚書右丞父純開皇中爲介州長史德饒少聰敏好學有至性宗黨咸敬之弱冠爲校書郎仍直內史省參掌文翰轉監察御史糾正不避貴戚大業三年遷司隷從事每巡四方理雪冤枉褒揚孝悌雖位秩未通其德行爲當時所重凡與交結皆海內髦彥性至孝父母寢疾輒終日不食十旬不解衣及丁憂水漿不入口五日哀慟歐血數升及送葬之日會仲冬積雪行

四十餘里單縗徒跣踴幾絕會葬者千餘人莫不爲之
流涕後甘露降於庭樹有鳩巢其廬納言楊達巡省河北
詣其廬弔慰之因改所居村名孝敬村里爲和順里後爲
金河長末之官值羣盜蜂起賊帥格謙孫宣雅等十餘頭
聚衆於渤海時有勑許其歸首謙等懼不敢降以德饒信
行有聞遣使奏曰若使德饒來者即相率歸首帝於是遣
德饒往渤海慰諭諸賊行至冠氏會他盜攻陷縣城德饒
見害其弟德侶性重然諾大業末爲離石郡司法書佐太
守楊子崇特禮之及義兵起子崇遇害棄尸城下德侶赴
哭盡哀收瘞之至介休詣義師請葬子崇大將軍嘉之因

贈子崇官令德紹為使者往離石禮葬子崇焉

華秋

華秋汲郡臨河人也幼喪父事母以孝聞家貧傭賃為養其母遇患秋容貌毀悴鬚鬢頓改州里咸嗟異之及母終之後遂絕櫛沐髮盡禿落廬於墓側負土成墳有人欲助之者秋輒拜而止之大業初調狐皮郡縣大獵有一兔人逐之奔入秋廬中匿秋膝下獵人至廬所異而免之自爾此兔常宿廬中馴其左右郡縣嘉其孝感具以狀聞煬帝降使勞問表其門閭後羣盜起常往來廬之左右咸相誡曰勿犯孝子鄉人賴秋而全者甚衆

徐孝肅

徐孝肅汲郡人也宗族數千家多以豪侈相尚唯孝肅性儉約事親以孝聞雖在幼齒宗黨間每有爭訟皆至孝肅所平論之爲孝肅所短者無不引咎而退孝肅早孤不識父及長問其母父狀因求畫工圖其形像構廟置之而定省焉朔望享祭養母至孝數十年家人未見其有忿恚之色及母老疾孝肅親易燥濕憂悴數年見者無不悲悼母終孝肅茹蔬飲水盛冬單縗毀瘠骨立祖父母父母墓皆負土成墳廬於墓所四十餘載被髮徒跣遂以身終其弟德備聰敏通涉五經河朔間稱爲儒者德備終子處默又

廬於墓側弈葉稱孝焉

史臣曰昔者弘愛敬之理必籍王公大人近古敦孝友之情多茅屋之下而彦師道賾或家傳纓冕或身誓山河遂乃負土成墳致毀滅性雖乖先王之制亦觀過以知仁矣郎貴昆弟爭死而身全田翼夫妻俱喪而名立德饒仁懷羣盜侶義感興王亦足稱也紐回劉儁之倫翟林華秋之輩或茂草嘉樹榮枯於庭宇或走獸翔禽馴狎於廬墓非夫孝悌之至通於神明者乎

特進臣魏　徵　上

循吏

古之善牧人者養之以仁使之以義教之以禮隨其所便而處之因其所欲而與之從其所好而勸之如父母之愛子如兄之愛弟聞其飢寒爲之哀見其勞苦爲之悲故人敬而悅之愛而親之若子產之理鄭國子賤之居單父賈琮之牧冀州文翁之爲蜀郡皆可以恤其災患導以忠厚因而利之惠而不費其暉映千祀聲芳不絶夫何爲哉用此道也然則五帝三王不易人而化皆在所由化之而已

故有無能之吏無不可化之人高祖膺運撫圖除凶靜亂日旰忘食思邁前王然不敦詩書不尚道德專任法令嚴察臨下吏存苟免罕聞寬惠乘時射利者多以一切求名暨煬帝嗣興志存遠略車轍馬跡將徧天下綱紀弛紊四維不張其或善於侵漁彊於剝割絕億兆之命遂一人之求者謂之奉公即時升擢其或顧名節存綱紀抑斂攘之心以從百姓之欲者則謂之附下旋及誅夷夫吏之侵漁得其所欲雖重其禁猶或爲之吏之清平失其所欲雖崇其賞猶或不爲況於上賞其姦下得其欲求其廉潔不亦難乎彥光等立嚴察之朝屬昏狂之主執心平允終行仁

恕餘風遺愛沒而不忘寬惠之音足以傳於來葉故列其行事以繫循吏之篇爾

梁彥光

梁彥光字脩芝安定烏氏人也祖茂魏秦華二州刺史父顯周荊州刺史彥光少岐嶷有至性其父每謂所親曰此兒有風骨當興吾宗七歲時父遇篤疾醫云餌五石可愈時求紫石英不得彥光憂瘁不知所爲忽於園中見一物彥光所不識怪而持歸即紫石英也親屬咸異之以爲至孝所感魏大統末入太學略涉經史有規檢造次必以禮解褐祕書郎時年十七周受禪遷舍人上士武帝時累遷

小馭下大夫毋憂去職毀瘠過禮未幾起令視事帝見其
毀甚嗟歎久之頻蒙慰諭後轉小內史下大夫建德中爲
御正下大夫從帝平齊以功授開府陽城縣公邑千戶宣
帝即位拜華州刺史進封華陽郡公增邑五百戶以陽城
公轉封一子尋進位上大將軍遷御正上大夫俄拜柱國
青州刺史屬帝崩不之官及高祖受禪以爲岐州刺史兼
領岐州宮監增邑五百戶通前二千戶甚有惠政嘉禾連
理出於州境開皇二年上幸岐州悅其能乃下詔曰賞以
勸善義兼訓物彥光操履平直識用凝遠布政岐下威惠
在人廉慎之譽聞於天下三載之後自當遷陟恐其匱乏

且宜旌善可賜粟五百斛物三百段御傘一枚庶使有感
朕心日增其美四海之内凡曰官人慕高山而仰止聞清
風而自勵未幾又賜錢五萬後數歲轉相州刺史彥光前
在岐州其俗頗質以靜鎮之合境大化奏課連最爲天下
第一及居相部如岐州法鄴都雜俗人多變詐爲之作歌
稱其不能理化上聞而譴之竟坐免歲餘拜趙州刺史彥
光言於上曰臣前待罪相州百姓呼爲戴帽餳臣自分廢
黜無復衣冠之望不謂天恩復垂收採請復爲相州改絃
易調庶有以變其風俗上荅隆恩上從之復爲相州刺史
豪猾者聞彥光自請而來莫不嗤笑彥光下車發摘姦隱

有君神明於是狡猾之徒莫不潛竄合境大駭初齊亡後衣冠士人多遷關內唯技巧商販及樂戶之家移實州郭由是人情險詖妄起風謠訴訟官人萬端千變彥光欲革其弊乃用秩俸之物招致山東大儒每鄉立學非聖哲之書不得教授常以季月召集之親臨策試有勤學異等聰令有聞者升堂設饌其餘並坐廊下有好諍訟惰業無成者坐之庭中設以草具及大比當舉行賓貢之禮又於郊外祖道并以財物資之於是人皆剋勵風俗大改有滏陽人焦通性酗酒事親禮闕爲從弟所訟彥光弗之罪將至州學令觀於孔子廟于時廟中有韓伯瑜母杖不痛哀母

力弱對母悲泣之像遍遂感悟旣悲且媿若無自容彥光
訓諭而遣之後改過勵行卒爲善士以德化人皆此類也
吏人感悦略無諍訟後數歲卒官時年六十贈冀定青瀛
四州刺史謚曰襄子文謙嗣文謙弘雅有父風以上柱國
嫡子例授儀同開皇十五年拜上州刺史煬帝即位轉饒
州刺史歲餘爲鄱陽太守稱爲天下之最徵拜户部侍郎
遼東之役領武賁郎將尋以本官兼檢校太府衛尉二少
卿明年又領武賁郎將爲盧龍道軍副會楊玄感作亂其
弟武賁郎將玄縱先隸文謙玄感反問未至而玄縱逃走
文謙不之覺坐是配防桂林而卒時年五十六少子文讓

初封陽城縣公後為鷹揚郎將從衛玄擊楊玄感於東都力戰而死贈通議大夫

樊叔略

樊叔略陳留人也父歡仕魏為南兗州刺史阿陽侯屬高氏專權將謀興復之計為高氏所誅叔略時在髫亂遂被腐刑給使殿省身長九尺志氣不凡頗為高氏所忌內不自安遂奔關西周太祖見而器之引置左右尋授都督襲爵為侯大冢宰宇文護執政引為中尉叔略多計數曉習時事護漸委信之兼督內外累遷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護誅後齊王憲引為園苑監時憲素有吞關東之志

叔略因事數進兵謀憲甚奇之建德五年從武帝伐齊叔略部率精鋭每戰身先士卒以功加上開府進封清鄉縣公邑千四百戶拜汴州刺史號爲明決宣帝時於洛陽營建東京以叔略有巧思拜營構監宮室制度皆叔略所定功未就而帝崩尉迥之亂高祖令叔略鎮大梁迥將宇文威來寇叔略擊走之以功拜大將軍復爲汴州刺史高祖受禪加位上大將軍進爵安定郡公在州數年甚有聲譽鄴都俗薄號曰難化朝廷以叔略所在著稱遷相州刺史政爲當時第一上降璽書褒美之賜物三百段粟五百石班示天下百姓爲之語曰智無窮清鄉公上下正樊安定

徵拜司農卿吏人莫不流涕相與立碑頌其德政自爲司農凡種植叔略別爲條制皆出人意表朝廷有疑滯公卿所未能決者叔略輒爲評理雖無學術有所依據然師心獨見闇與理合甚爲上所親委髙熲楊素亦禮遇之叔略雖爲司農往往參督九卿事性頗豪侈每食必方丈備水陸十四年從祠太山行至洛陽上令録囚徒具狀將奏晨起至獄門於馬上暴卒時年五十九上悼惜久之贈亳州刺史謚曰襄

趙軌

趙軌河南雒陽人也父肅魏廷尉卿軌少好學有行檢周

蔡王引爲記室以清苦聞遷衛州治中高祖受禪轉齊州別駕有能名其東鄰有桑葚落其家軌遣人悉拾還其主誡其諸子曰吾非以此求名意者非機杼之物不願侵人汝等宜以爲誡在州四年考績連最持節使者郃陽公梁子恭狀上高祖嘉之賜物三百段米三百石徵軌入朝父老相送者各揮涕曰別駕在官水火不與百姓交是以不敢以壺酒相送公清若水請酌一杯水奉餞軌援而飲之既至京師詔與奇章公牛弘撰定律令格式時衛王爽爲原州總管上見爽年少以軌所在有聲授原州總管司馬在道夜行其左右馬逸入田中暴人禾軌駐馬待明訪禾

主酬直而去原州人吏聞之莫不改操後數年遷硤州刺史撫緝萌夷甚有恩惠尋轉壽州總管長史芍陂舊有五門堰蕪穢不修軌於是勸課人吏更開三十六門灌田五千餘頃人賴其利秩滿歸鄉里卒于家時年六十二子弘安弘智並知名

房恭懿

房恭懿字慎言河南洛陽人也父謨齊吏部尚書恭懿性沉深有局量達於從政仕齊釋褐開府參軍事歷平恩令濟陰守並有能名會齊亡不得調尉迥之亂恭懿預焉迥敗廢于家開皇初吏部尚書蘇威薦之授新豐令政爲三

輔之最上聞而嘉之賜物四百段恭懿以所得賜分給窮乏未幾復賜米三百石恭懿又以賑貧人上聞而止之時雍州諸縣令每朔朝謁上見恭懿必呼至榻前訪以理人之術蘇威重薦之超授澤州司馬有異績賜物百段良馬一匹遷德州司馬在職歲餘盧愷復奏恭懿政爲天下之最上甚異之復賜百段因謂諸州朝集使曰如房恭懿志存體國愛養我百姓此乃上天宗廟之所祐助豈朕寡薄能致之乎朕即拜爲刺史豈止爲一州而已當令天下模範之卿等宜師斆也上又曰房恭懿所在之處百姓視之如父母朕若置之而不賞上天宗廟其當責我内外官人

宜知我意於是下詔曰德州司馬房恭懿出宰百里毗贊二藩善政能官標映倫伍班條按部寔允僉屬委以方岳聲實俱美可使持節海州諸軍事海州刺史未幾會國子博士何妥奏恭懿尉迥之黨不當仕進威愷二人朋黨曲相薦舉上大怒恭懿竟得罪配防嶺南未幾徵還京師行至洪州遇患卒論者于今冤之

公孫景茂

公孫景茂字元蔚河閒阜城人也容貌魁梧少好學博涉經史在魏察孝廉射策甲科爲襄城王長史兼行參軍遷太常博士多所損益時人稱爲書庫後歷高唐令大理正

俱有能名及齊滅周武帝聞而召見與語器之授濟北太守以母憂去職開皇初詔徵入朝訪以政術拜汝南太守郡廢轉曹州司馬在職數年以老病乞骸骨優詔不許俄遷息州刺史法令清靜德化大行時屬平陳之役征人在路有疾病者景茂撤減俸祿為饘粥湯藥分賑濟之賴全活者以千數上聞而嘉之詔宣告天下十五年上幸洛陽景茂謁見時年七十七上命升殿坐問其年幾景茂以實對上哀其老嗟嘆久之景茂再拜曰呂望八十而遇文王臣踰七十而逢陛下上甚悅賜物三百段詔曰景茂倚身絜己耆宿不虧作牧化人聲績顯著年終考校獨為稱首

宜升戎秩兼進藩條可上儀同三司伊州刺史明年以疾
徵吏人號泣於道及疾愈復乞骸骨又不許轉道州刺史
悉以秩俸買牛犢雞豬散惠孤弱不自存者好單騎巡人
家至戶入閱視百姓產業有脩理者於都會時乃褒揚稱
述如有過惡隨即訓導而不彰也由是人行義讓有無均
通男子相助耕耘婦人相從紡績大村或數百戶皆如一
家之務其後請致事上優詔聽之仁壽中上明公楊紀出
使河北見景茂神力不衰還以狀奏於是就拜淄州刺史
賜以馬轝便道之官前後歷職皆有德政論者稱爲良牧
大業初卒官年八十七謚曰康身死之日諸州人吏赴喪

者數千人或不及葬皆望墳慟哭野祭而去

辛公義

辛公義隴西狄道人也祖徽魏徐州刺史父季慶青州刺史公義早孤為母氏所養親授書傳周天和中選良家子任太學生以勤苦著稱武帝時召入露門學令受道義每月集御前令與大儒講論數被嗟異時輩慕之建德初授宣納中士從平齊累遷掌治上士掃寇將軍高祖作相授内史上士參掌機要開皇元年除主客侍郎攝内史舍人事賜爵安陽縣男邑二百戶每陳使來朝常奉詔接宴轉駕部侍郎使往江陵安輯邊境七年使勾檢諸馬牧所獲

十餘萬匹高祖喜曰唯我公義奉國罄心從軍平陳以功除岷州刺史土俗畏病若一人有疾即合家避之父子夫妻不相看養孝義道絶由是病者多死公義患之欲變其俗因分遣官人巡檢部内凡有疾病皆以牀輿來安置聽事暑月疫時病人或至數百聽廊悉滿公義親設一榻獨坐其間終日連夕對之理事所得秩俸盡用市藥爲迎醫療之躬勸其飲食於是悉差方召其親戚而諭之曰死生由命不關相着前汝棄之所以死耳今我聚病者坐卧其間若言相染那得不死病兒復差汝等勿復信之諸病家子孫慙謝而去後人有遇病者爭就使君其家無親屬因

留養之始相慈愛此風遂革合境之內呼爲慈母後遷至州刺史下車先至獄中囚露坐牢側親自驗問十餘日間決斷咸盡方還大聽受領新訟皆不立文案遣當直佐寮一人側坐訊問事若不盡應須禁者公義即宿聽事終不還閤人或諫之曰此事有程使君何自苦也答曰刺史無德可以導人尚令百姓係於囹圄豈有禁人在獄而心自安乎罪人聞之咸自款服後有欲諍訟者其鄉閭父老遽相曉曰此蓋小事何忍勤勞使君訟者多兩讓而止時山東霖雨自陳汝至于滄海皆苦水災境內大牙獨無所損山出黃銀獲之以獻詔水部郎婁崱就公義禱焉乃聞

空中有金石絲竹之響仁壽元年追充揚州道黜陟大使豫章王暕恐其部內官寮犯法未入州境預令屬公義公義荅曰奉詔不敢有私及至揚州皆無所縱捨暕銜之及煬帝即位揚州長史王弘入爲黄門侍郎因言公義之短竟去官吏人守闕訴寃相繼不絶後數歲帝悟除内史侍郎丁母憂未幾起爲司隸大夫檢校右禦衛武賁郎將從征至柳城郡卒時年六十二子融

柳儉

柳儉字道約河東解人也祖元璋魏司州大中正相華二州刺史父裕周聞喜令儉有局量立行清苦爲州里所敬

雖至親昵無敢狎侮周代歷宣納上士儀伯大夫及高祖受禪擢拜水部侍郎封率道縣伯未幾出爲廣漢太守甚有能名俄而郡廢時高祖初有天下勵精思政妙簡良能出爲牧宰以儉仁明著稱擢拜蓬州刺史獄訟者庭遣不爲文書約束佐史從容而已獄無繫囚蜀王秀時鎮益州列上其事遷邛州刺史在職十餘年萌夷悅服蜀王秀之得罪也儉坐與交通免職及還鄉里乘弊車羸馬妻子衣食不贍見者咸歎服焉煬帝嗣位徵之于時以功臣任職牧州領郡者並帶戎資唯儉自良吏帝嘉其績用特授朝散大夫拜弘化太守賜物一百段而遣之儉清節逾勵大

業五年入朝郡國畢集帝謂納言蘇威吏部尚書牛弘曰其中清名天下第一者爲誰威等以儉對帝又問其次威以涿郡丞郭絢潁川郡丞敬肅等二人對帝賜儉帛二百匹絢肅各一百匹令天下朝集使送至郡邸以旌異焉論者美之及大業末盜賊蜂起數被攻逼儉撫結人吏卒無離叛竟以保全及義兵至長安尊恭帝儉與留守李粲縞素於州南向慟哭既而歸京師相國賜儉物三百段就拜上大將軍歲餘卒于家時年八十九

郭絢

郭絢河東安邑人也家素寒微初爲尚書令史後以軍功

拜儀同歷數州司馬長史皆有能名大業初刑部尚書宇
文㢮巡省河北引絢爲副煬帝將有事於遼東以涿郡爲
衝要訪可任者聞絢有幹局拜涿郡丞吏人悅服數載遷
爲通守兼領留守及山東盜賊起絢逐捕之多所克獲時
諸郡無復完者唯涿郡獨全後將兵擊竇建德於河間戰
死人吏哭之數月不息

敬肅

敬肅字弘儉河東蒲坂人也少以貞介知名釋褐州主簿
開皇初爲安陵令有能名擢拜秦州司馬轉豳州長史仁
壽中爲衛州司馬俱有異績煬帝嗣位遷潁川郡丞大業

五年朝東都帝令司隸大夫薛道衡爲天下羣官之狀道衡狀稱肅曰忠如鐵石老而彌篤時左翊衛大將軍宇文述當塗用事其邑在潁川每有書屬肅肅未嘗開封輒令使者持去述賓客有放縱者以法繩之無所寬貸由是述銜之八年朝於涿郡帝以其年老有治名將擢爲太守者數矣輒爲述所毀不行大業末乞骸骨優詔許之去官之日家無餘財歲餘終于家時年八十

劉曠

劉曠不知何許人也性謹厚每以誠恕應物開皇初爲平鄉令單騎之官人有諍訟者輒丁寧曉以義理不加繩劾

各自引咎而去所得俸祿賑施窮乏百姓感其德化更相篤勵曰有君如此何得爲非在職七年風教大洽獄中無繫囚爭訟絕息囹圄盡皆生草庭可張羅及去官吏人無少長號泣於路將送數百里不絕遷爲臨潁令清名善政爲天下第一尚書左僕射高熲言其狀上召之及引見勞之曰天下縣令固多矣卿能獨異於衆良足美也顧謂侍臣曰若不殊奬何以爲勸於是下優詔擢拜莒州刺史

王伽

王伽河間章武人也開皇末爲齊州行參軍初無足稱後被州使送流囚李參等七十餘人詣京師時制流人並枷

鎖傳送伽行次滎陽哀其辛苦悉呼而謂之曰卿輩既犯
國刑虧損名教身嬰縲紲此其職也今復重勞援卒豈獨
不媿於心哉參等辭謝伽曰汝等雖犯憲法枷鎖亦大辛
苦吾欲與汝等脫去行至京師總集能不違期不皆拜謝
曰必不敢違伽於是悉脫其枷停援卒與期曰某日當至
京師如致前却吾當爲汝受死舍之而去流人咸悅依期
而至一無離叛上聞而驚異之召見與語稱善久之於是
悉召流人并令攜負妻子俱入賜宴於殿庭而赦之乃下
詔曰凡在有生含靈稟性咸知好惡並識是非若臨以至
誠明加勸導則俗必從化人皆遷善往以海內亂離德教

廢絕官人無慈愛之心兆庶懷姦詐之意所以獄訟不息澆薄難治朕受命上天安養萬姓思遵聖法以德化人朝夕孜孜意在於此而伽深識朕意誠心宣導參等感悟自赴憲司明是率土之人非爲難教良是官人不加曉示致令陷罪無由自新若使官盡王伽之儔人皆李參之輩刑厝不用其何遠哉於是擢伽爲雍令政有能名

魏德深

魏德深本鉅鹿人也祖冲仕周爲刑部大夫建州刺史因家弘農父毗鬱林令德深初爲文帝挽郎後歷馮翊書佐武陽司戶書佐以能遷貴鄉長爲政清淨不嚴而治會興

遼東之役徵稅百端使人往來責成郡縣于時王綱弛紊吏多贓賄所在徵歛下不堪命唯德深一縣有無相通不竭其力所求皆給百姓不擾稱爲大治于時盜賊羣起武陽諸城多被淪陷唯貴鄉獨全郡丞元寶藏受詔逐捕盜賊每戰不利則器械必盡輒徵發於人動以軍法從事如此者數矣其鄰城營造皆聚於聽事吏人遞相督責晝夜喧囂猶不能濟德深各問其所欲任隨便修營官府寂然恒若無事唯約束長吏所修不須過勝餘縣使百姓勞苦然在下各自竭心常爲諸縣之最尋轉館陶長貴鄉吏人聞之相與言及其事皆歔欷流涕語不成聲及將赴任傾

城送之號泣之聲道路不絶既至館陶闔境老幼皆如見
其父母有猾人酋外郎趙君實與郡丞元寶藏深相交結
前後令長未有不受其指麾者自德深至縣君實屛處於
室未嘗輒敢出門逃竄之徒歸來如市貴鄉父老冒涉艱
險詣闕請留德深有詔許之館陶父老復詣郡相訟以貴
鄉文書爲詐郡不能決會持節使者韋霽杜整等至兩縣
詣使訟之乃斷從貴鄉貴鄉吏人歌呼滿道互相稱慶館
陶衆庶合境悲哭因而居住者數百家寶藏深害其能會
越王侗徵兵於郡寶藏遂令德深率兵千人赴東都俄而
寶藏以武陽歸李密德深所領皆武陽人也以本土從賊

念其親戚輒出都門東向慟哭而反人或謂之曰李密兵馬近在金墉去此二十餘里汝必欲歸誰能相禁何為自苦如此其人皆垂泣曰我與魏明府同來不忍弃去豈以道路艱難乎其得人心如此後與賊戰沒於陣貴鄉館陶人庶至今懷之時有櫟陽令渤海高世衡蕭令彭城劉高城阜令弘農劉熾俱有恩惠大業之末長史多贓汙衡高及熾清節逾厲風教大洽獄無繫囚為吏人所稱

史臣曰古語云善為水者引之使平善化人者撫之使靜水平則無損於隄防人靜則不犯於憲章然則易俗移風服教從義不資於明察必藉於循良者也彥光等皆内懷

直道至誠待物故得所居而化所去見思至於景茂之過
惡揚善公義之撫視疾病劉曠之化行所部德深之愛結
人心雖信臣杜詩鄭渾朱邑不能繼也詩云愷悌君子人
之父母豈徒言哉恭懿所在尤異屢簡帝心追既往之一
眚遂流亡於道路惜乎柳儉去官妻子不贍趙軌秩滿酌
水餞離清矣

列傳第三十八

隋書七十三

列傳第三十九　隋書七十四

特進臣魏　徵　上

酷吏

夫爲國之體有四焉一曰仁義二曰禮制三曰法令四曰刑罰仁義禮制政之本也法令刑罰政之末也無本不立無末不成然教化遠而刑罰近可以助化而不可以專行可以立威而不可以繁用老子曰其政察察其人缺缺又曰法令滋章盜賊多有然則令之煩苛吏之嚴酷不能致理百代可知考覽前載有時而用之矣昔秦任獄吏赭衣滿道漢革其風矯枉過正禁網疏闊遂漏吞舟大姦巨猾

犯義侵禮故剛克之吏摧拉凶邪一切禁姦以救時弊雖乖教義或有所取焉高祖膺期平一江左四海九州服教從義至於威行郡國力折公侯乘傳賦人探丸斫吏者所在蔑聞焉無曩時之弊亦已明矣士文等功不足紀才行無聞遭遇時來叨竊非據肆其褊性多行無禮君子小人咸罹其毒凡厥所莅莫不懍然居其下者視之如蛇虺過其境者逃之如寇讎與人之恩心非好善加人之罪事非疾惡其所笞辱多在無辜察其所爲豺狼之不若也無禁姦除猾之志肆殘虐幼賤之心君子惡之故編爲酷吏傳也

庫狄士文

庫狄士文代人也祖干齊左丞相父敬武衛將軍肆州刺史士文性孤直雖鄰里至親莫與通狎少讀書在齊襲封章武郡王官至領軍將軍周武帝平齊山東衣冠多迎周師唯士文閉門自守帝奇之授開府儀同三司隨州刺史高祖受禪加上開府封湖陂縣子尋拜貝州刺史性清苦不受公料家無餘財其子常噉官廚餅士文枷之於獄累日杖之一百步送還京僮隸無敢出門所買鹽菜必於外境凡有出入皆封署其門親舊絶跡慶弔不通法令嚴肅吏人股戰道不拾遺有細過必深文陷害嘗入朝遇上置

酒高會賜公卿入左藏任取多少人皆極重士文獨口銜絹一匹兩手各持一匹上問其故士文曰臣口手俱滿餘無所須上異之別加賞物勞而遣之士文至州發擿姦隱長吏尺布升粟之贓無所寬貸得千餘人而奏之上悉配防嶺南親戚相送哭泣之聲徧於州境至嶺南遇瘴癘死者十八九於是父母妻子唯哭士文士文聞之令人捕捉檛捶盈前而哭者彌甚有京兆韋焜爲貝州司馬河東趙達爲清河令二人並苛刻唯長史有惠政時人爲之語曰刺史羅刹政司馬蝮蛇瞋長史含笑判清河生喫人上聞而歎曰士文之暴過於猛獸竟免未幾以爲雍州長史

士文謂人曰我向法深不能窺候要害必死此官矣及下車執法嚴正不避貴戚賓客莫敢至門人多怨望士文從父妹爲齊氏嬪有色齊滅之後賜薛國公長孫覽爲妾覽妻鄭氏性妬譖之於文獻后后令覽離絶士文恥之不與相見後應州刺史唐君明居母憂娉以爲妻由是士文君明並爲御史所劾士文性剛在獄數日憤恚而死家無餘財有子三人朝夕不繼親友無內之者

田式

田式字顯標馮翊下邽人也祖安興父長樂仕魏俱爲本郡太守式性剛果多武藝拳勇絶人周明帝時年十八授

都督領鄉兵後數載拜渭南太守政尚嚴猛吏人重足而立無敢違法者遷本郡太守親故屛跡請託不行武帝聞而善之進位儀同三司賜爵信都縣公擢拜延州刺史從帝平齊以功加上開府徙爲庭州刺史改封梁泉縣公高祖總百揆尉迥作亂鄴城從韋孝寬擊之以功拜大將軍進爵武山郡公受禪拜襄州總管專以立威爲務每視事於外必盛氣以待其下官屬股慄無敢仰視有犯禁者雖至親昵無所容貸其女婿京兆杜寧自長安省之誡寧無出外寧久之不得還竊上北樓以暢鬱思式知之笞寧五十其所愛奴嘗詣式白事有蟲上其衣衿揮袖拂去之

式以爲慢己立榜殺之或賓吏姦贓部内刼盜者無問輕
重悉禁地牢中寢處糞穢令其苦毒自非身死終不得出
每赦書到州式未暇讀先召獄卒殺重囚然後宣示百姓
其刻暴如此由是爲上所譴除名爲百姓式慚恚不食妻
子至其所輒怒唯侍僮二人給使左右從家中索椒欲以
自殺家人不與陰遣所侍僮詣市買毒藥妻子又奪而弃
之式恚卧其子信時爲儀同至式前流涕曰大人既是朝
廷舊臣又無大過比見公卿放辱者多矣旋復升用大人
何能久乎乃至於此式欻然而起抽刀斫信信遽走避之
刃中於閾上知之以式爲罪已之深復其官爵尋拜廣州

總管卒官

燕榮

燕榮字貴公華陰弘農人也父偘周大將軍榮性剛嚴有武藝仕周爲内侍上士從武帝伐齊以功授開府儀同三司封高邑縣公高祖受禪進位大將軍封落叢郡公拜晉州刺史從河間王弘擊突厥以功拜上柱國遷青州總管榮在州選絶有力者爲伍伯吏人過之者必加詰問輒楚撻之創多見骨姦盜屏迹境内肅然他州縣人行經其界者畏若寇讎不敢休息上甚善之後因入朝覲特加勞勉榮以母老請每歲入朝上許之及辭上賜宴于内殿詔王

公作詩以餞之伐陳之役以爲行軍總管率水軍自東萊
傍海入大湖取吳郡旣破丹陽吳人共立蕭瓛爲主阻兵
於晉陵爲宇文述所敗退保包山榮率精甲五千躡之瓛
敗走爲榮所執晉陵會稽悉平檢校揚州總管尋徵爲右
武候將軍突厥寇邊以爲行軍總管屯幽州母憂去職明
年起爲幽州總管榮性嚴酷有威容長史見者莫不惶懼
自失范陽盧氏代爲著姓榮皆署爲吏卒以屈辱之鞭笞
左右動至千數流血盈前飲噉自若嘗按部道次見叢荊
堪爲笞棰命取之輒以試人人或自陳無咎榮曰後若有
罪當免爾及後犯細過將撾之人曰前日被杖使君許有

罪宥之榮曰無過尚爾況有過邪榜捶如舊榮每巡省管
內聞官人及百姓妻女有美色輒舍其室而淫之貪暴放
縱日甚是時元弘嗣被除爲幽州長史懼爲榮所辱固辭
上知之勑榮曰弘嗣杖十已上罪皆須奏聞榮忿曰豎子
何敢弄我於是遣弘嗣監納倉粟颺得一糠一粃輒罰之
每笞雖不滿十然一日之中或至三數如是歷年怨隙日
構榮遂收付獄禁絕其粮弘嗣飢餒抽衣絮雜水咽之其
妻詣闕稱寃上遣考功侍郎劉士龍馳驛鞫問奏榮虐毒
非虛又贓穢狼籍遂徵還京師賜死先是榮家寢室無故
有蛆數斛從地墳出未幾榮死於蛆出之處有子詢

趙仲卿

趙仲卿天水隴西人也父綱周大將軍仲卿性麤暴有膂力周齊王憲甚禮之從擊齊攻臨秦統戎威遠伏龍張壁等五城盡平之又擊齊將段孝先於姚襄城苦戰連日破之以功授大都督尋典宿衛平齊之役以功遷上儀同兼趙郡太守入爲畿伯中大夫王謙作亂仲卿使在利州即與總管豆盧勣發兵拒守爲謙所攻仲卿督兵出戰前後一十七陣及謙平進位大將軍封長垣縣公邑千户高祖受禪進爵河北郡公開皇三年突厥犯塞以行軍總管從河間王弘出賀蘭山仲卿別道俱進無虜而還復鎮平涼

尋拜石州刺史法令嚴猛纖微之失無所容捨鞭笞長吏輒至二百官人戰慄無敢違犯盜賊屏息皆稱其能遷兗州刺史未之官拜朔州總管于時塞北盛興屯田仲卿總統之微有不理者仲卿輒召主掌撻其胷背或解衣倒曳於荆棘中時人謂之猛獸事多克濟由是收穫歲廣邊戍無餽運之憂會突厥啓民可汗求婚於國上許之仲卿因是間其骨肉遂相攻擊十七年啓民窘迫與隋使長孫晟投通漢鎮仲卿率騎千餘馳援之達頭不敢逼潛遣人誘致啓民所部至者二萬餘家其年從高熲指白道以擊達頭仲卿率兵三千爲前鋒至族蠡山與虜相遇交戰七日

大破之追奔至乞伏泊復破之虜千餘口雜畜萬計突厥悉衆而至仲卿爲方陣四面拒戰經五日會高熲大兵至合擊之虜乃敗走追度白道踰秦山七百餘里時突厥降者萬餘家上命仲卿處之恒安以功進位上柱國賜物三千段朝廷慮達頭掩襲啓民令仲卿屯兵二萬以備之代州總管韓洪永康公李藥王蔚州刺史劉隆等將步騎一萬鎮恒安達頭騎十萬來寇韓洪軍大敗仲卿自樂寧鎮邀擊斬首虜千餘級明年督役築金河定襄二城以居啓民時有表言仲卿酷暴者上令御史王偉按之並實惜其功不罪也因勞之曰知公清正爲下所惡賜物五百段仲

卿益恣由是免官仁壽中檢校司農卿蜀王秀之得罪奉詔往益州窮按之秀賓客經過之處仲御必深文致法州縣長吏坐者太半上以爲能賞婢奴五十口黃金二百兩米粟五千石奇寶雜物稱是煬帝嗣位判兵部工部二曹尚書事其年卒時年六十四謚曰肅賵物五百段子弘嗣

崔弘度 弟弘昇

崔弘度字摩訶衍博陵安平人也祖楷魏司空父說周敷州刺史弘度膂力絕人儀貌魁岸鬚面甚偉性嚴酷年十七周大冢宰宇文護引爲親信尋授都督累轉大都督時護子中山公訓爲蒲州刺史令弘度從焉嘗與訓登樓至

上層去地四五丈俯臨之訓曰可畏也弘度曰此何足畏歘然擲下至地無損傷訓以其拳捷大奇之後以戰勳授儀同從武帝滅齊進位上開府鄴縣公賜物三千段粟麥三千石奴婢一百口雜畜千計壽從汝南公宇文神舉破盧昌期於范陽宣帝嗣位從鄖國公韋孝寬經略淮南弘度與化政公宇文忻司水賀婁子幹至肥口陳將潘琛率兵數千來拒戰隔水而陣忻遣弘度諭以禍福琛至夕而遁進攻壽陽降陳守將吳文立弘度攻最以前後勳進位上大將軍襲父爵安平縣公及尉迥作亂以弘度爲行軍總管從韋孝寬討之弘度募長安驍雄數百人爲別隊所當

無不披靡弘度妹先適迴子爲妻及破鄴城迴窘迫升樓弘度直上龍尾追之迴彎弓將射弘度弘度脫兜鍪謂迴曰相識不今日各圖國事不得顧私以親戚之情謹遏亂兵不許侵辱事勢如此早爲身計何所待也迴擲弓於地罵大丞相極口而自殺弘度顧其弟弘昇曰汝可取迴頭弘昇遂斬之進位上柱國時行軍總管例封國公弘度不時殺迴致縱惡言由是降爵一等爲武鄉郡公開皇初突厥入寇弘度以行軍總管出原州以拒之虜退弘度進屯靈武月餘而還拜華州刺史納其妹爲秦孝王妃尋遷襄州總管弘度素貴御下嚴急動行捶罰吏人讋氣聞其聲

莫不戰慄所在之處令行禁止盜賊屏跡梁王蕭琮來朝
上以弘度為江陵總管鎮荆州弘度未至而琮叔父巖擁
居人以叛弘度追之不及陳人憚弘度亦不敢窺荆州平
陳之役以行軍總管從秦孝王出襄陽道及陳平賜物五
千段高智慧等作亂復以行軍總管出泉門道隸於楊素
弘度與素品同而年長素每屈下之一旦隸素意甚不平
素言多不用素亦優容之及還檢校原州事仍領行軍總
管以備胡無虜而還上甚禮之復以其弟弘昇女為河南
王妃仁壽中檢校太府卿自以一門二妃無所降下每誡
其寮吏曰人當誠恕無得欺誑皆曰諾後嘗食鼈侍者八

九人弘度一一問之曰豔美乎人懼之皆云豔美弘度大
罵曰傭奴何敢誑我汝初未食豔安知其美俱杖八十官
屬百工見之者莫不流汗無敢欺隱時有屈突蓋爲武候
驃騎亦嚴刻長安爲之語曰寧飲三升酢不見崔弘度寧
茹三升艾不逢屈突蓋然弘度理家如官子弟班白動行
捶楚閨門整肅爲當時所稱未幾秦王妃以罪誅河南王
妃復被廢黜弘度憂恚謝病於家諸弟乃與之别居彌不
得志煬帝即位河南王爲太子帝將復立崔妃遣中使就
第宣旨使者詣弘昇家弘度不之知也使者返帝曰弘度
有何言使者曰弘度稱有疾不起帝默然其事竟寢弘度

憂憤未幾卒

弘昇字上客在周為右侍上士尉迥作亂相州與兄弘度擊之以功拜上儀同尋加上開府封黃臺縣侯邑八百戶高祖受禪進爵為公授驃騎將軍宿衛十餘年以勳舊遷慈州刺史數歲轉鄭州刺史後以戚屬之故待遇逾隆遷襄州總管及河南王妃罪廢弘昇亦免官煬帝即位歷冀州刺史信都太守進位金紫光祿大夫轉涿郡太守遼東之役檢校左武衛大將軍事指平壤與宇文述等同敗績奔還發病而卒時年六十

元弘嗣

元弘嗣河南洛陽人也祖剛魏漁陽王父經周漁陽郡公弘嗣少襲爵十八爲左親衛開皇九年從晉王平陳以功授上儀同十四年除觀州總管長史在州專以嚴峻任事吏人多怨之二十年轉幽州總管長史于時燕榮爲總管肆虐於弘嗣每被笞辱弘嗣心不伏榮遂禁弘嗣於獄將殺之及榮誅死弘嗣爲政酷又甚之每推鞫囚徒多以醋灌鼻或椓弋其下竅無敢隱情姦僞屛息仁壽末授木工監脩營東都大業初煬帝潛有取遼東之意遣弘嗣往東萊海口監造船諸州役丁苦其捶楚官人督役晝夜立於水中略不敢息自腰以下無不生蛆死者十三四尋遷黃

門侍郎轉殿內少監遼東之役進位金紫光祿大夫明年
帝復征遼東會奴賊寇隴右詔弘嗣擊之及玄感作亂逼
東都弘嗣屯兵安定或告之謀應玄感者代王諱遣使執
之送行在所以無反形當釋帝疑不解除名徙日南道死
時年四十九有子仁觀

王文同

王文同京兆頻陽人也性明辯有幹用開皇中以軍功拜
儀同尋授桂州司馬煬帝嗣位徵爲光祿少卿以忤旨出
爲恒山郡丞有一人豪猾每持長吏長短前後守令咸憚
之文同下車聞其名召而數之因令左右刻木爲大橛埋

之於庭出尺餘四角各埋小橛令其人踣心於木橛上縛四
支於小橛以棒毆其背應時潰爛郡中大駭吏人相視懾
氣及帝征遼東令文同巡察河北諸郡文同見沙門齋戒
菜食者以為妖妄皆收繫獄比至河間召諸郡官人小有
遲違者輒皆覆面於地而箠殺之求沙門相聚講論及長
老共為佛會者數百人文同以為聚結惑衆盡斬之又悉
裸僧尼驗有淫狀非童男女者數千人復將殺之郡中士
女號哭於路諸郡驚駭各奏其事帝聞而大怒遣使者達
奚善意馳鏁之斬於河間以謝百姓讎人剖其棺臠其肉
而噉之斯須咸盡

史臣曰御之良者不在於煩策政之善者無取於嚴刑故雖寬猛相資德刑互設然不嚴而化前哲所重士文等運屬欽明時無桀黠未閑道德實懷殘忍賊人肌體同諸木石輕人性命甚於芻狗長惡不悛鮮有不及故或身嬰罪戮或憂恚顛隕凡百君子以為有天道焉嗚呼後來之士立身從政縱不能為子高門以待封其可令母掃墓而望喪乎

列傳第三十九

隋書七十四

列傳三十九　隋書七十四　十二

特進臣魏　徵　上

儒林

儒之為教大矣其利物博矣篤父子正君臣尚忠節重仁義貴廉讓賤貪鄙開政化之本源鑿生民之耳目百王損益一以貫之雖世或汙隆而斯文不墜經邦致治非一時也涉其流者無祿而富懷其道者無位而尊故仲尼頓挫於魯君孟軻抑揚於齊后荀卿見珍於彊楚叔孫取貴於隆漢其餘處環堵以驕富貴安陋巷而輕王公者可勝數哉自晉室分崩中原喪亂五胡交爭經籍道盡魏氏發迹

代隆經營河朔得之馬上茲道未弘暨夫太和之後盛修
文教搢紳碩學濟濟盈朝縫掖巨儒往往傑出其雅誥奧
義宋及齊梁不能尚也南北所治章句好尚互有不同江
左周易則王輔嗣尚書則孔安國左傳則杜元凱河洛左
傳則服子慎尚書周易則鄭康成詩則並主於毛公禮則
同遵於鄭氏大抵南人約簡得其英華北學深蕪窮其枝
葉考其終始要其會歸其立身成名殊方同致矣爰自漢
魏碩學多清通逮乎近古巨儒必鄙俗文武不墜弘之在
人豈獨愚蔽於當今而皆明哲於往昔在乎用與不用知
與不知耳然曩之弼諧庶績必舉德於鴻儒近代左右邦

家咸取士於刀筆縱有學優入室勤踰刺股名高海內擢
第甲科若命偶時來未有望於青紫或數將運舛必委弃
於草澤然則古之學者祿在其中今之學者困於貧賤明
達之人志識之士安肯滯於所習以求貧賤者哉此所以
儒罕通人學多鄙俗者也昔齊列康莊之第多士如林燕
起碣石之宮群英自遠是知俗易風移必由上之所好非
夫聖明御世亦無以振斯頹俗矣自正朔不一將三百年
師說紛綸無所取正高祖膺期纂歷平一寰宇頓天網以
掩之賁旌帛以禮之設好爵以縻之於是四海九州強學
待問之士靡不畢集焉天子乃整萬乘率百寮遵問道之

儀觀釋奠之禮博士罄懸河之辯侍中竭重席之奧考正亡逸研覈異同積滯羣疑渙然冰釋於是超擢奇儁厚賞諸儒京邑達乎四方皆啓黌校齊魯趙魏學者尤多負笈追師不遠千里講誦之聲道路不絶中州儒雅之盛自漢魏以來一時而已及高祖暮年精華稍竭不悅儒術專尚刑名執政之徒咸非篤好暨仁壽間遂廢天下之學唯存國子一所弟子七十二人煬帝即位復開庠序國子郡縣之學盛於開皇之初徵辟儒生遠近畢至使相與講論得失於東都之下納言定其差次一以聞奏焉于時舊儒多已凋亡二劉拔萃出類學通南北博極今古後生鑽仰莫

之能測所製諸經義疏搢紳咸師宗之旣而外事四夷戎馬不息師徒怠散盜賊羣起禮義不足以防君子刑罰不足以威小人空有建學之名而無弘道之實其風漸墜以至滅亡方領矩步之徒亦多轉死溝壑凡有經籍自此皆湮沒於煨塵矣遂使後進之士不復聞詩書之言皆懷攘冠之心相與陷於不義傳曰學者將植不學者將落然則盛衰是繫興亡攸在有國有家者可不慎歟諸儒有身沒道存遺風可想皆採其餘論綴之於此篇云

元善

元善河南雒陽人也祖乂魏侍中父羅初爲梁州刺史及

父被誅奔於梁官至征北大將軍青冀二州刺史善少隨
父至江南性好學遂通涉五經尤明左氏傳及侯景之亂善
歸於周武帝甚禮之以為太子宮尹賜爵江陽縣公每執
經以授太子開皇初拜內史侍郎上每望之曰人倫儀表
也凡有敷奏詞氣抑揚觀者屬目陳使袁雅來聘上令善
就館受書雅出門不拜善論舊事有拜之儀雅不能對遂
拜成禮而去後遷國子祭酒上嘗親臨釋奠命善講孝經
於是敷陳義理兼之以諷諫上大悅曰聞江陽之說更起
朕心賚絹百匹衣一襲善之通博在何妥之下然以風流
醞藉俯仰可觀音韻清朗聽者忘倦由是為後進所歸妥

每懷不平心欲屈善因善講春秋初發題諸儒畢集善私謂妥曰名望已定幸無相苦妥然之及就講肆妥遂引古今滯義以難善多不能對善深銜之二人由是有隙善以高熲有宰相之具嘗言於上曰楊素麤踈蘇威怯懦元冑元旻正似鴨耳可以付社稷者唯獨高熲上初然之及熲得罪上以善之言為熲游說深責望之善憂懼先患消渴於是疾動而卒時年六十

辛彥之

辛彥之隴西狄道人也祖世叙魏涼州刺史父靈輔周渭州刺史彥之九歲而孤不交非類博涉經史與天水牛弘

同志好學後入關遂家京兆周太祖見而器之引爲中外府禮曹賜以衣馬珠玉時國家草創百度伊始朝貴多出武人修定儀注唯彥之而已尋拜中書侍郎及周閔帝受禪彥之與少宗伯盧辯專掌儀制明武時歷職典祀太祝樂部御正四曹大夫開府儀同三司奉使迎突厥皇后還賚馬二百匹賜爵龍門縣公邑千户尋進爵五原郡公加邑千户宣帝即位拜少宗伯高祖受禪除太常少卿改封任城郡公進位上開府尋轉國子祭酒歲餘拜禮部尚書與祕書監牛弘撰新禮吾與沈重名爲碩學高祖嘗令彥之與重論議重不能抗於是避席而謝曰辛君所謂金城

湯池無可攻之勢高祖大悅後拜隨州刺史于時州牧多貢珍玩唯彥之所貢並供祭之物高祖善之顧謂朝臣曰人安得無學彥之所貢稽古之力也遷洛州刺史前後俱有惠政彥之又崇信佛道於城內立浮圖二所並十五層開皇十一年州人張元暴死數日乃蘇云遊天上見新構一堂制極崇麗元問其故人云潞州刺史辛彥之有功德造此堂以待之彥之聞而不悅其年卒官謚曰宣彥之撰墳典一部六官一部祝文一部禮要一部新禮一部五經異義一部並行於世有子仲龕官至猗氏令

何妥

何妥字栖鳳西城人也父細胡通商入蜀遂家郫縣事梁武陵王紀主知金帛因致巨富號爲西州大賈妥少機警八歲遊國子學助教顧良戲之曰汝既姓何是荷葉之荷爲是河水之河應聲荅曰先生姓顧是眷顧之顧是新故之故衆咸異之十七以技巧事 湘東王後知其聰明召爲誦書左右時蘭陵蕭眘亦有儁才住青楊巷妥住白楊頭時人爲之語曰世有兩儁白楊何妥青楊蕭眘其見美如此江陵陷周武帝尤重之授太學博士宣帝初欲立五后以問儒者辛彥之對曰后與天子匹體齊尊不宜有五妥駮曰帝嚳四妃舜又二妃亦何常數由是封襄城縣伯高

祖受禪除國子博士加通直散騎常侍進爵為公妥性勁
急有口才好是非人物時納言蘇威嘗言於上曰臣先人
每誡臣云唯讀孝經一卷足可立身治國何用多為上亦
然之妥進曰蘇威所學非止孝經厥父若信有此言威不
從訓是其不孝若無此言面欺陛下是其不誠不誠不孝
何以事君且夫子有云不讀詩無以言不讀禮無以立豈
容蘇綽教子獨反聖人之訓乎威時兼領五職上甚親重
之妥因奏威不可信任又以掌天文律度皆不稱職妥又上
八事以諫其一事曰臣聞知人則哲惟帝難之孔子曰舉
直錯諸枉則民服舉枉錯諸直則民不服由此言之政之

治亂必慎所舉故進賢受上賞蔽賢蒙顯戮察今之舉人良異于此無論諂直莫擇賢愚心欲崇高則起家喉舌之任意須抑屈必白首郎署之官人之不服實由於此臣聞爵人於朝與士共之刑人於市與衆弃之伏見留心獄訟愛人如子每應決獄無不詢訪羣公刑之不濫君之明也刑既如此爵亦宜然若有懋功簡在帝心者便可擢用自斯以降若選重官必須參以衆議勿信一人之舉則上不偏私下無怨望其二事曰孔子云是察阿黨則罪無掩蔽又曰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所謂比者即阿黨也謂心之所愛既已光華榮顯猶加提挈心之所惡既已沈

滯屈辱薄言必怒提挈既成必相掩蔽則欺上之心生矣屈辱既加則有怨恨謗讟之言出矣伏願廣加遴訪勿使朋黨路開威恩自任有國之患莫大於此其三事曰臣聞舜舉十六族所謂八元八愷也計其賢明理優今日猶復擇才授任不相侵濫故得四門雍穆庶績咸熙今官員極多用人甚少有一人身上乃兼數職為是國無人也為是人不善也今萬乘大國髦彥不少縱有明哲無由自達東方朔言曰尊之則為將卑之則為虜斯言信矣今當官之人不度德量力既無呂望傅說之能自負傅喦滋水之氣不慮憂深責重唯畏總領不多安斯寵任輕彼權軸好

致顛躓實此之由易曰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言不勝其任也臣聞窮力舉重不能爲用伏願更任賢良分才叅掌使各行有餘力則庶事康哉其四事曰臣聞禮云析言破律亂名改作執左道以亂政者殺孔子曰仍舊貫何必改作伏見比年以來改作者多矣至如范威漏刻十載不成趙翊尺稱七年方決公孫濟迂誕醫方費逾巨萬徐道慶迴互子午糜耗飲食常明破律多歷歲時王渥亂名曾無紀極張山居未知星位前已蹂藉太常曹魏祖不識北辰今復轔轢太史莫不用其短見便自夸毗邀射名譽厚相誣罔請今日已後有如此者若其言不驗必加重罰庶

令有所畏忌不敢輕奏狂簡其餘文多不載時蘇威權兼數司先嘗隱武功故妥言自負傅巖滋水之氣以此激上書奏威大銜之十二年威定考文學又與妥更相訶詆威勃然曰無何妥不慮無博士妥應聲曰無蘇威亦何憂無執事由是威有隙其後上令妥考定鍾律妥又上表曰臣聞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然則動天地感鬼神莫近於禮樂又云樂至則無怨禮至則不爭揖讓而治天下者禮樂之謂也臣聞樂有二一曰姦聲二曰正聲夫姦聲感人而逆氣應之順氣成象故樂行而倫清耳目聰明血氣和平移風易俗天下皆寧孔子曰放鄭聲遠佞人故鄭衛宋

趙之聲出內則發疾外則傷人是以宮亂則荒其君驕商亂則陂其官壞角亂則憂其人怨徵亂則哀其事勤羽亂則危其財匱五者皆亂則國亡無日矣魏文侯問子夏曰吾端冕而聽古樂則欲寐聽鄭衛之音而不知倦何也子夏對曰夫古樂者始奏以文復亂以武修身及家平均天下鄭衛之音者姦聲以亂溺而不止優雜子女不知父子今君所問者樂也所愛者音也夫樂之與音相近而不同為人君者謹審其好惡案聖人之作樂也非止苟悅耳目而已矣欲使在宗廟之內君臣同聽之則莫不和敬在鄉里之內長幼同聽之則莫不和順在閨門之內父子同聽

之則莫不和親此先王立樂之方也故知聲而不知音者禽獸是也知音而不知樂者衆庶是也故黄鍾大呂弦歌干戚僮子皆能儛之能知樂者其唯君子不知聲者不可與言音不知音者不可與言樂知樂則幾於道矣紂爲無道太師抱樂器以奔周晉君德薄師曠固惜清徵上古之時未有音樂鼓腹擊壤樂在其間易曰先王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至于黄帝作咸池顓頊作六莖帝嚳作五英堯作大章舜作大韶禹作大夏湯作大濩武王作大武從夏以來年代久遠唯有名字其聲不可得聞自殷至周備于詩頌故自聖賢已下多習樂者至如伏羲減

瑟文王足琴仲尼擊磬子路鼓瑟漢高擊筑元帝吹簫漢高祖之初叔孫通因秦樂人制宗廟之樂　迎神于道門奏嘉至之樂迎神于廟門奏嘉至之樂猶古降神之樂也皇帝入廟門奏永至之樂以爲行步之節猶采薺肆夏也乾豆上薦奏登歌之樂猶古清廟之歌也登歌再終奏休成之樂美神饗也皇帝就東廂坐定奏永安之樂美禮成也其休成永至二曲叔孫通所制也漢高祖廟奏武德文始五行之儛當春秋時陳公子完奔齊陳是舜後故齊有韶樂孔子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是也秦始皇滅齊得齊韶樂漢高祖滅秦韶傳於漢高祖改名文始以示不相襲

也五行儛者本周大武樂也始皇改曰五行及于孝文復
作四時之儛以示天下安和四時順也孝景采武德儛以
爲昭德孝宣又采昭德以爲盛德雖變其名大抵皆因秦
舊事至於魏晉皆用古樂魏之三祖並制樂辭自永嘉播
越五都傾蕩樂聲南度是以大備江東宋齊已來至于梁
代所行樂事猶皆傳古三雍四始實稱大盛及侯景篡逆
樂師分散其四儛三調悉度偽齊齊氏雖知傳受得曲而
不用之於宗廟朝廷也臣少好音律留意管絃年雖耆老頗
皆記憶及東土剋定樂人悉返訪其逗遛果云是梁人所
教今三調四儛並皆有手雖不能精熟亦頗具雅聲若令

教習傳授庶得流傳古樂然後取其會歸撮其指要因循損益更制嘉名歌盛德於當今傳雅正於來葉豈不美歟謹具録三調四儛曲名又製歌辭如別其有聲曲流宕不可以陳於殿庭者亦悉附之於後書奏別勑太常取妥節度於是作清平瑟三調聲又作八佾鞞鐸巾拂四舞先是太常所傳宗廟雅樂數十年唯作大呂廢黃鍾妥又以深乖古意乃奏請用黃鍾詔下公卿議從之俄而妥子蔚爲秘書郎有罪當刑上哀之減死論是後恩禮漸薄六年出爲龍州刺史時有負笈遊學者妥皆爲講說教授之爲刺史箴勒于州門外在職三年以疾請還詔許之復知學事

時上方使蘇夔在太常參議鍾律夔有所建議朝士多從之妥獨不同每言夔之短高祖下其議朝臣多排妥妥復上封事指陳得失大抵論時政損益并指斥當世朋黨於是蘇威及吏部尚書盧愷侍郎薛道衡等皆坐得罪除伊州刺史不行尋爲國子祭酒卒官謚曰肅撰周易講疏十三卷孝經義疏三卷莊子義疏四卷及與沈重等撰三十六科鬼神感應等大義九卷封禪書一卷樂要一卷文集十卷並行於世

蕭該

蘭陵蕭該者梁鄱陽王恢之孫也少封攸侯梁荊州陷與

何妥同至長安性篤學詩書春秋禮記並通大義尤精漢書甚爲貴遊所禮開皇初賜爵山陰縣公拜國子博士奉詔書與妥正定經史然各執所見遞相是非久而不能就上譴而罷之該後撰漢書及文選音義咸爲當時所貴

包愷

東海包愷字和樂其兄愉明五經愷悉傳其業又從王仲通受史記漢書尤稱精究大業中爲國子助教于時漢書學者以蕭包二人爲宗匠聚徒教授著錄者數千人卒門人爲起墳立碣焉

房暉遠

房暉遠字崇儒恒山眞定人也世傳儒學暉遠幼有志行
治三禮春秋三傳詩書周易兼善圖緯恒以教授爲務遠
方負笈而從者動以千計齊南陽王綽爲定州刺史聞其
名召爲博士周武帝平齊搜訪儒俊暉遠首應辟命授小
學下士及高祖受禪遷太常博士太常卿牛弘每稱爲五
經庫吏部尚書韋世康薦之爲太學博士尋與沛公鄭譯
修正樂章丁母憂解任後數歲授殄寇將軍復爲太常博
士未幾擢爲國子博士會上令國子生通一經者並悉薦
舉將擢用之既策問訖博士不能時定臧否祭酒元善怪
問之暉遠曰江南河北義例不同博士不能徧涉學生皆

恃其所短稱己所長博士各各自疑所以久而不決也祭酒因令暉遠考定之暉遠覽筆便下初無疑滯或有不服者暉遠問其所傳義疏輒爲始末誦之然後出其所短自是無敢飾非者所試四五百人數日便決諸儒莫不推其通博皆自以爲不能測也尋奉詔預修令式高祖嘗謂羣臣曰自古天子有女樂乎楊素以下莫知所出遂言無女樂暉遠進曰臣聞窈窕淑女鍾鼓樂之此即王者房中之樂著於雅頌不得言無高祖大悅仁壽中卒官時年七十二朝廷嗟惜焉賵賻甚厚贈員外散騎常侍

馬光

馬光字榮伯武安人也少好學從師數十年晝夜不息圖
書讖緯莫不畢覽尤明三禮爲儒者所宗開皇初高祖徵
山東義學之士光與張仲讓孔籠竇士榮張黑奴劉祖仁
等俱至並授太學博士時人號爲六儒然皆鄙野無儀範
朝廷不之貴也士榮尋病死仲讓未幾告歸鄉里著書十
卷自云此書若奏我必爲宰相又數言玄象事州縣列上
其狀竟坐誅孔籠張黑奴劉祖仁未幾亦被譴去唯光獨
存嘗因釋奠高祖親幸國子學王公以下畢集光升座講
禮啓發章門已而諸儒生以次論難者十餘人皆當時碩
學光剖析疑滯雖辭非俊辯而理義弘贍論者莫測其淺

深咸共推服上嘉而勞焉山東三禮學者自熊安生後唯
宗光一人初教授瀛博間門徒千數至是多負笈從入長
安後數年丁母憂歸鄉里遂有終焉之志以疾卒於家時
年七十三

劉焯

劉焯字士元信都昌亭人也父洽郡功曹焯犀額龜背望
高視遠聰敏沈深弱不好弄少與河間劉炫結盟為友同
授詩於同郡劉軌思受左傳於廣平郭懋當問禮於阜城
熊安生皆不卒業而去武強交津橋劉智海家素多墳籍
焯與炫就之讀書向經十載雖衣食不繼晏如也遂以儒

學知名爲州博士刺史趙貺引爲從事舉秀才射策甲科
與著作郎王劭同脩國史兼參議律曆仍直門下省以待
顧問俄除員外將軍後與諸儒於祕書省考定羣言因假
還鄉里縣令韋之業引爲功曹尋復入京與左僕射楊素
吏部尚書牛弘國子祭酒蘇威國子祭酒元善博士蕭該
何妥太學博士房暉遠崔崇德晉王文學崔賾等於國子
共論古今滯義前賢所不通者每升座論難鋒起皆不能
屈楊素等莫不服其精博六年運洛陽石經至京師文字
磨滅莫能知者奉敕與劉炫等考定後因國子釋奠與炫
二人論義深挫諸儒咸懷妬恨遂爲飛章所謗除名爲民

於是優遊鄉里專以教授著述爲務孜孜不倦貫馬王鄭所傳章句多所是非九章筭術周髀七曜歷書十餘部推步日月之經量度山海之術莫不覈其根本窮其祕奥著稽極十卷曆書十卷五經述議並行於世劉炫聰明博學名亞於焯故時人稱二劉焉天下名儒後進質疑受業不遠千里而至者不可勝數論者以爲數百年已來博學通儒無能出其右者然懷抱不曠又嗇於財不行束脩者未嘗有所教誨時人以此少之廢太子勇聞而召之未及進謁詔令事蜀王非其好也乆之不至王聞而大怒遣人枷送於蜀配之軍防其後典校書籍王以罪廢焯又與諸儒

脩定禮律除雲騎尉煬帝即位遷太學博士俄以疾去職數年復被徵以待顧問因上所著歷書與太史令張胄玄多不同被駁不用大業六年卒時年六十七劉炫爲之請謚朝廷不許

劉炫

劉炫字光伯河閒景城人也少以聰敏見稱與信都劉焯閉户讀書十年不出炫眸子精明視日不眩強記默識莫與爲儔左畫方右畫圓口誦目數耳聽五事同舉無有遺失周武帝平齊瀛州刺史宇文亢引爲户曹從事後刺史李繪署禮曹從事以吏幹知名歲餘奉勑與著作郎王劭

同修國史俄直門下省以待顧問又與諸術者修天文律曆兼於內史省考定羣言內史令博陵李德林甚禮之炫雖徧直三省竟不得官爲縣司責其賦役炫自陳於內史內史送詣吏部吏部尚書韋世康問其所能炫自爲狀曰周禮禮記毛詩尚書公羊左傳孝經論語孔鄭王何服杜等注凡十三家雖義有精粗並堪講授周易儀禮穀梁用功差少史子文集嘉言美事咸誦於心天文律曆窮覈微妙至於公私文翰未嘗假手吏部竟不詳試然在朝知名之士十餘人保明炫所陳不謬於是除殿內將軍時牛弘奏請購求天下遺逸之書炫遂僞造書百餘卷題爲連山

易魯史記等錄上送官取賞而去後有人訟之經赦免死
坐除名歸于家以教授爲務太子勇聞而召之既至京師
勑令事蜀王秀遷延不往蜀王大怒枷送益州既而配爲
帳內每使執杖爲門衛俄而釋之典校書史炫因擬屈原
卜居爲筮塗以自寄及蜀王廢與諸儒修定五禮授旅騎
尉吏部尚書牛弘建議以爲禮諸侯絕傍朞大夫降一等
今之上柱國雖不同古諸侯比大夫可也官在第二品宜
降傍親一等議者多以爲然炫駁之曰古之仕者宗一人
而已庶子不得進由是先王重適其宗子有分祿之義族
人與宗子雖疎遠猶服縗三月良由受其恩也今之仕者

位以才升不限適庶與古既異何降之有今之貴者多忽近親若或降之民德之踈自此始矣遂寢其事開皇二十年廢國子四門及州縣學唯置太學博士二人學生七十二人炫上表言學校不宜廢情理甚切高祖不納開皇之末國家殷盛朝野皆以遼東爲意炫以爲遼東不可伐作撫夷論以諷焉當時莫有悟者及大業之季三征不克炫言方驗煬帝即位牛弘引炫脩律令高祖之世以刀筆吏類多小人年久長姦勢使然也又以風俗陵遲婦人無節於是立格州縣佐史三年而代之九品妻無得再醮炫著論以爲不可弘竟從之諸郡置學官及流外給廩皆發

自於炫弘嘗從容問炫曰案周禮士多而府史少今令史
百倍於前判官減則不濟其故何也炫對曰古人委任責
成歲終考其殿最案不重校文不繁悉府史之任掌要目
而已今之文簿恒慮覆治鍛鍊若其不密萬里追證百年
舊案故諺云老吏抱案死古今不同若此之相懸也事繁
政弊職此之由弘又問魏齊之時令史從容而已今則不
遑寧舍其事何由炫對曰齊氏立州不過數十三府行臺
遞相統領文書行下不過十條今州三百其繁一也往者
州唯置綱紀郡置守丞縣唯令而已其所具寮則長官自辟
受詔赴任每州不過數十今則不然大小之官悉由吏部

纖介之迹皆屬考功其繁二也省官不如省事省事不如
清心官事不省而望從容其可得乎弘甚善其言而不能
用納言楊達舉炫博學有文章射策高第除太學博士歲
餘以品卑去任還至長平奉勑追詣行在所或言其無行
帝遂罷之歸于河間于時羣盜蜂起穀食踊貴經籍道息
教授不行炫與妻子相去百里聲問斷絶鬱鬱不得志乃
自爲贊曰通人司馬相如楊子雲馬季長鄭康成等皆自
敘風徽傳芳來葉余豈敢仰均先達貽笑從昆徒以日迫
桑榆大命將近故友飄零門徒雨散濊死朝露埋魂朔野
親故莫照其心後人不見其迹殆及餘喘薄言胷臆貽及

行邁傳宗州里使夫將來後哲知余鄙志耳余從綰髮以
來迄於白首嬰孩為慈親所恕捶楚未嘗加從學為明師
所矜褫楚弗之及暨乎敦敘邦族交結等夷重物輕身先
人後己昔在幼弱樂衆長者爰及耆艾數接後生學則服
而不厭誨則勞而不倦幽情寡適心事方違內省生平顧
循終始其大幸有四其深恨有一性本愚蔽家業貧窶為
父兄所饒廁縉紳之末遂得博覽典誥窺涉今古小善著
於丘園虛名聞於邦國其幸一也隱顯人間沈浮世俗數
忝徒勞之職久執城旦之書名不挂於白簡事不染於丹
筆立身立行慙恧實多啓手啓足庶幾可免其幸二也以

此庸虛屢動神眷以此卑賤每升天府齊鑣驥騄比翼鵷鴻整緗素於鳳池記言動於麟閣參謁宰輔造請羣公厚禮殊恩增榮改價其幸三也晝漏方盡大耋已嗟退反初服歸骸故里翫文史以怡神閱魚鳥以散慮觀省野物登臨園沼緩步代車無衆爲貴其幸四也仰休明之盛世慨道教之陵遲蹈先儒之逸軌傷羣言之蕪穢馳鶩墳典釐改僻謬修撰始畢圖畫適成天違人願途不我與世路未夷學校盡廢道不備於當時業不傳於身後銜恨泉壤實在茲乎其深恨一也時在郡城糧餉斷絕其門人多隨盜賊哀炫窮乏之詣郡城下索炫郡官乃出炫與之炫爲賊所將

過城下堡未幾賊爲官軍所破炫飢餓無所依復投縣城
長吏意炫與賊相知恐爲後變遂閉門不納是時夜冰寒
因此凍餒而死時年六十八其後門人謚曰宣德先生炫
性躁競頗俳諧多自矜伐好輕侮當世爲執政所醜由是
宦塗不遂著論語述議十卷春秋攻昧十卷五經正名十
二卷孝經述議五卷春秋述議四十卷尚書述議二十卷
毛詩述議四十卷注詩序一卷筭術一卷並行於世

褚輝

吳郡褚輝字高明以三禮學稱於江南煬帝時徵天下儒
術之士悉集內史省相次講論輝博辯無能屈者由是擢

爲大學博士撰禮䟽一百卷

顧彪

餘杭顧彪字仲文明尚書春秋煬帝時爲祕書學士撰古文尚書䟽二十卷

魯世達

餘杭魯世達煬帝時爲國子助教撰毛詩章句義䟽四十一卷行於世

張仲

吳郡張仲字叔玄仕陳爲左中郎將非其好也乃覃思經典撰春秋義略異於杜氏七十餘事喪服義三卷孝經義

三卷論語義十卷前漢音義十二卷官至漢王侍讀

王孝籍

平原王孝籍少好學博覽群言徧治五經頗有文翰與河間劉炫同志友善開皇中召入祕書助王劭修國史劭不之禮在省多年而不免輸稅孝籍鬱鬱不得志奏記於吏部尚書牛弘曰竊以毒螫𤸰膚則申旦不寐飢寒切體亦卒歲無聊何則痛苦難以安貧窮易爲感況懷抱之內水火鑠脂膏腠理之間風霜侵骨髓安可齰舌緘脣吞聲飲氣惡呻吟之響忍酸辛之酷哉伏惟明尚書公動哀矜之色開寬裕之懷咳唾足以活枯鱗吹噓可用飛窮羽芬椒

蘭之氣暖布帛之詞許小人之請聞大君之聽雖復山川不遠鬼神在茲信而有徵言無不復猶恐拯溺遲於援手救經緩於扶足待越人之舟楫求魯匠之雲梯則必懸於槁樹之枝没於深淵之底矣夫以一介貧人七年直省課役不免慶賞不霑責貢爲之田供釋之費有弱子之累乏強兄之産叨以老母在堂光陰遲暮寒暑違闕關山超遠覊旅爲期前塗逾邈倚閭之望朝夕已勤謝相如之病無官可以免發梅福之狂非仙所能避愁疾甚乎厲鬼人生異夫金石營魂且散恐銜子無徵齎恨入冥則虛緣恩顧此乃王稽所以致言應侯爲之不樂也潜鬢髮之內居

眉睫之間子野未曾聞離朱所不見浣淪東觀留滯南史終無薦引永同埋殯三世不移雖由寂寞十年不調實之知己夫不世出者聖明之君也不萬一者誠賢之臣也以夫不世出而逢不萬一此小人所以為明尚書幸也坐人物之源運銓衡之柄反披狐白不好緇衣此小人為明尚書不取也昔荆王未剖刖卞和之足白里未用碎禽息之首居得言之地有能用之資增耳目之明無手足之蹙憚而弗為孰知其解夫官或不稱其能士或未申其屈一夫竊議語流天下勞不見圖安能無望靈病未及死狂還克念汙窮愁之簡屬離憂之詞託志於前修通心於來哲使

千載之下哀其不遇追咎執事有黜清塵則不肖之軀死生爲累小人之罪方且未刊顧少加憐愍留心無忽弘亦知其有學業而竟不得調後歸鄉里以教授爲業終于家注尚書及詩遭亂零落

史臣曰古語云容體不足觀勇力不足恃族姓不足道先祖不足稱然而顯聞四方流聲後胤者其唯學乎信哉斯言也暉遠榮伯之徒篤志不倦自求諸己遂能聞道下風稱珍席上或聚徒千百或服冕乘軒見重明時實惟稽古之力也江陽從容雅望風韻閑遠清談高論籍甚當年彥之敦經悅史砥身礪行志存典制動蹈規矩何妥通涉儁

爽神情警悟雅有口才兼擅詞筆然許以爲直夫儒者之風焉劉焯道冠縉紳數窮天象既精且博洞幽究微鉤深致遠源流不測數百年來斯人而已劉炫學實通儒才堪成務九流七略無不該覽雖探賾索隱不逮於焯裁成義說文雅過之並道亞生知時不我與或纔登於下士或餒棄於溝壑惜矣子夏有言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天之所與者聰明所不與者貴仕上聖且猶不免焯炫其如命何

列傳第四十　　隋書七十五